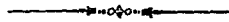




華東合作圖書館



書位號數 C000
 C619-95
登記號碼 169

COOD
E619-9



合作論

第一章 緒言

合作商店，在現今的大不列顛各大實業中心點——除倫敦以外——係一種公認的組織。不要與西倫敦的商店相混。因為這些商店，簡直是有限負責公司，他們雖標榜為合作的，却和我們在製造區的實業合作社的商店，實在不同，並無關連。我們在此，且不必論那些西倫敦的供給商店。總說一句，他們的股東，是有限定的，像別的有限負責公司一樣，而他們的顧客，不盼望分得他們在半年內所購買貨物總額上之紅利，也不想參與這業務的管理，然而實業合作社的社員，公開於任何成年的人，祇須購買這社值一金鎊的股票，和做他商店的顧客，就得分享這社的紅利。

大不列顛和我們有關係的，就是在大不列顛的實業合作運動；要注意他的生長，

第一章 緒言

要敘述他事業的成就，和要視察他將來的發展及其可能。

我們在這公民叢書範圍以內，不能夠把全世界的種種合作論及，偶然引及在愛爾蘭特著的農業組織，和在歐洲大陸上合作企業之一二。至於紅利分享 profit-sharing 與勞工合夥，copartnership 也略論及；雖合作者都以為這兩件東西，不和合作的意義相合，但他們是由聯合的精神所產生，並是那精神的果實，若略而不論，就未免過於精審，非但不便，並是不應當的。

這個物品分配的合作，特別是不列顛式的，——有如信仰代議政治，是不列顛式的；於此兩者，別的民族，都要來學我們的信仰與實習。在千九百十一年，在大不列顛的分配合作社，共有千四百餘社；全體的社員，為二·六四〇·〇九一，他們在那年的商務總額，為七四·八〇二·四六九鎊。上次合作會議的報告書，多過五百餘頁。這些事實，可使讀者知道近六十年來，這個合作運動，是何等偉大的，——他的歷史，祇有六十年，——和我們描寫他的文字，是何等缺乏的。下文

除不可省的統計外，都要脫畧。並非爲的是不要緊的。從反面看來，合作的統計，是極重要的，表現人類努力的興趣，比之大實業家的生活史，更加有趣。但是這些統計，可由合作聯與生產會的年刊及報告書而知得的。

許多生產社或分配社，我們都不求細述。生產會的年刊與合作聯會議的報告書，是說得很詳的。

我們的脫畧，是很多的，關於合作保險，市鎮的合作銀行，或是勞工合夥共造房屋，都沒有說及。別的合作活動的表示，也都沒有詳細的記載。

我們所希望的，最好讀者在這書卷末之書目中，可以找些書籍，來補救這書所缺漏的。

這個合作的運動，是勞動階級在十九世紀所成就中之一件大事。他的鼓吹者，抱兼愛的意思，和友好的情感，對於六十年來流行於不列顛商界之殘暴主義，就起而宣戰了。約翰不策里 John Bright 所倡說的，混雜劣品貨物於優品

貨物之中，是合法的競爭，和這種教訓，一國的財富，是由國中人民力謀己身富裕所建築而成的，他都要一概推翻，他所主張的，就是互助乃公利的主要成分。（同時合作人們，也都知道自利是人類的通性，並看到強有力的自利動機，不得不防備及的。所以要辯論的，就是在現時宇內所有的物品，須人人互相聯合，纔能得着較多的富裕快樂，至於無限制的競爭，乃是羣衆人民所痛苦的。）

社會主義，不僅見於實業合作，在現今是如此，六十年來也是如此。這個主義，現在已見用於種種互相幫助的會。

但是合作人們，乃是宣傳社會觀念的最早者，他們的首領，除經營商店以外，力謀合作主義的發展，鼓勵凡是信服這主義者，須具有高尚標準的公人格。他們所注意的，在乎社會主義的成功，不在乎他們己身的名聲，也不願意作一個得勢的政黨之政客。

永久的勝利，即是他們的勝利，因為在這二十世紀的時候，我們被着社會主

義所瀰漫，個個都要互相服務。在各個政黨中之好的人們與婦人們，於他們所信仰的黨派裏面，都要有爲社會服務的組織。曩昔的曼邱斯派 Manchester School 主義——就是無限制的競爭與自利主義——其一樣泯滅，有如自然神教之在十八世紀的時候。

現在我們所收穫者，都是早先合作人們所播種的。他們所碰着的挫折與抗力，和被那時候人所輕視訕笑者，都不能感動他們的信仰，和妨害他們努力於他們的職務。

返顧他們已經歷過的，我們繼續者，可以知道他們所征服的障物，所受着的損失，所行的錯誤，和所獲的勝利。這都是有助於我們學識的。因爲合作的發達，固靠信仰，也靠學識，須互相倚靠。現在雖是講論合作信仰的時日，或者同時也可略談關於他的學識，和他在社會運動之中，要有一個明白的辯解。

第二章 歷史

洛柏柯文 Robert Owen 是公認在英格蘭之合作運動創始者。1. 合作人們，對於這點，都表贊同。但是這個運動，沒有依他所預計的，期望的方法去做。因為這個特出的人物——即是在英格蘭十九世紀之社會思想創始者——受着社會信條的拘束，總不會忘記他在紐蘭格 New Lanark 的工廠，及管理那工廠之成效，至死猶信自治自給的社會，——簡直是共產主義者的殖民地，——由於互助的理想而演成，這就是唯一的合作榜樣，要人去努力的。至開設商店及設立勞工交換所，對於『新道德世界』的前程，不是重要的事務。雖然他想創立一個新社會，然而他也是一個講究實際的人，知道他四周圍的痛苦環境。他的商聯，合作社，大概都是試辦沒有久存的友好慈善會。但是這個失敗的試驗，其中常常發現很有價值的指示，後來的商聯，合作社，友好會，——現在我們所知道的各種組織——能有成功，都可以說是由於他的和他門徒的教育功效。

1. 『柯文即是合作的創始者』——見阿洛克 Holyoake 的合作歷史。

『於是改良社會之兩個要緊的部別，分道進行——在一方面，就是近五十年來關於改良社會的立法。在另一方面，就是近五十年來的合作運動——這都是由於阿文的教訓而產生的——見樸地 Paper 的大不列顛的合作運動。』

在千八百二十一年的時候，柯文辦了一個經濟報，The Economist，這就是他的許多印刷品之第一件，那年並在倫敦設立『合作經濟會』The Co-operative and Economical Society，而合作這個字，始加進於英語。這會的目的，要在倫敦中心地點，創辦一種共同生活。這種生活，要二百五十個人家，住在一個術場裏面，若是辦得到的，這些共同生活者，須製造他們需用的貨物。這種計劃，看來很有道理，但是二百五十個人家，沒有找着所成就的，祇開設商店，及十年以來，有許多分配會與合作生產會湧起於各大實業區域，得了一個不長久的聲譽，就消滅了其中的困難，是很多的。沒有聯絡，缺乏教育，全無買賣的經驗，和沒

有保護這會基金的法律——所以在會內供職的任何光棍，儘可用完這會的基金，不受何種法律的懲罰——這些事情都是希望永久成功的阻障。

這些早先的合作社——在千八百三十年，共計二百五十社——及其商店工作，也都漸漸消滅，所繼續的，只有每年的大會，作合作『社會主義』的宣傳，與及實行建設共產的殖民地。於千八百三十二年，在倫敦所開的第三次大會，發表合作信仰的宣言如下：

『大家要知道合作社所經營的，無論是商業，工業，或農業，其最後的偉大目的，就是要土地共有。』

這共產的殖民地，無論在英國的美國的，其成效不見得多過營商諸社在印度的里安那 Indiana 之新的組合，其存在時期，自千八百二十五年至二十八年，這個組合，開始就弄錯了，因為他的分子『含有急進的，放佚的，專奉主義的，和空講理論的，及少數沒有一定宗旨的騙子』——其實現在我們的共產的殖民地

裏面，也惹有同樣的人們。

· 在蘭那克州 Lanarkshire 之麻測物兒 Motherwell 鄰近的握畢斯騰地方，Oriston 有二百個人聯絡起來，共聽命於康柏 Abram Combe —— 他是一個勇敢能幹的人——在千八百二十五年，因為要實行他們的共產主義，備嘗艱苦，有兩年了。後來他死了，這塊殖民地，因為缺乏資本及好的管理，就衰敗下去。

在克來亞府 Clare Co. 之雷勒亨 Ralahine 地方，溫得里 John Scott Vanderrour 約有地皮千二百畝，這又是一個不幸的共產的殖民地。他受着阿文的感化，於千八百三十一年，在他的地皮上，開辦雷勒亨農業和製造業的合作會，克勒 E. T. Craig (他活到千八百九十四年) 充當他的書記，及他的五十二個佃戶做他的會員。這塊共產的殖民地，很快的就辦有成效。每年能够付給溫得勒 九百鎊的租金，而合作人們——農作工人——也都勤勞，並且都覺得安樂。在千八百三十三年之末尾，就來了一個不測的災殃。因為他是一個好賭者，輸到破產，

就逃往外國去了。於是雷勒亨地方，就被人抄收了，而農莊的儲蓄，也就變賣了，因為合作社沒有得着法律上之存立，而『佃戶的權利』也沒有認准過的。這些被逐的共產殖民所能做的，祇有致謝於『溫得里與克勒二位先生，由於他們的佈置，享過兩年的滿意和安樂，而這種的滿意和安樂，現在雖然完畢，然而不是由於這會的過失。』

在亨蒲州 Hampshire之昆吳 Queenwood地方，是阿文所辦合作殖民事業之最後的一個企圖，因為缺乏資本，不久就失敗了，他用在建築與機械上之費用過多，而留為維持其人民必需的資本，嫌其太少。於千八百四十年，有五十七個人向昆吳出發，想在國內殖民社所買的五百畝地上生活，在一年以內，其數就減至十九。由於招收生徒，昆吳之生命，因而稍延，但是農作者幾至枵腹，因為缺乏現金添買種子器具等等。在千八百四十五年，這個地方，已經無望，就變賣了。

洛柏阿文對於這些企業，不負切身的責任，並且他對於每個企業，曾警告合作共產者，若是沒有充足的資本，不要實驗他們的計畫。但是他從沒有疑惑過合作殖民事業，根據共產主義，不是社會上紛亂痛苦的療品。在紐蘭那克地方，他曾看見在一個小的有規則的社會裏，很可有爲。因爲在那個地方，不數年後，那社會上之一切擾亂，骯髒，痛苦，都反其固有者而變爲有秩序的，清潔的，安適的。並且在紐蘭那克所施行適合孩童時代的初等教育，可嘆驚異。所以他以爲在別的地方，也能收同樣的效果，而新道德世界，那就可以出現。但是這個在紐蘭那克的大工廠，他是一個獨裁的政府。在那處的紡織工人——人們，婦女們，孩童們，——祇有服從他們的僱主，或則去職；並且覺得他們的僱主，沒有自利的目的，願意領受他的好的勸告，所以他們高興在那處工作，樂得享有這個仁慈的政府，而不願在外面漂流，或是沒有工作，因而飢餓。

但是這樣的壓制，不能行於合作殖民地之內，在從來之世界歷史上，一般社

會能夠享有永久的存立，必須有一個共同堅強的信仰。阿文新世界的國內殖民地，大約要有二千畝地和二千個人。而且不受一切國內外民事上宗教上的勢力之牽制，他的結合，純是由於相親相愛與互相服務。在英國十九世紀的時候，要依這樣的方法去辦合作，那就決沒有成功的機會。

阿文死在千八百五十八年，享年八十有七，比他種種合作殖民地的計畫之生命，倒多活幾年。但是在他沒死以前，他教導力所播的種子，已結果實：因為在千八百四十四年，有二十八個洛克得兒 Rochdale『公正的先鋒者』 equitable pioneers 發起組織合作社和開設分配商店，而近代的合作運動，實發源於此。『這些二十八個蘭克州 Lancashire 的工人，把他的合作理想趨重德謨克拉克西的部分，施行巧妙的運用，近代的合作運動及他的億兆社員，每年三十六兆的商務，三兆的贏餘，和十二兆的累積資本，都是由此而發生。¹』洛克得兒』先鋒者的歷史，常常爲人所稱道，而他的重要，無須過譽。因為這社的大主義，就是他

的贏餘，應該照他的社員購買總額上分派；而這個主義——由顧客方面使用現金向他們的商店購買真正貨品，因而增加效力——即是合作運動的真正生命。『洛克得兒公正的先鋒者所採用的聯結方法，因為公正，適於合作交易，及其效果迅速的緣故，從一千八百四十四年以來，在消費者之合作發展裏，就變為一種特殊的性質。每個社若是依照這個方法而成立的，可謂是效法「洛克得兒制度」，並且在大不列顛的合作運動裏，可算是一個真正的單位，不過他的規則和實習，要近似他所效法的榜樣²。』

1. 樸德的合作運動。

2. 衛伯 C. Webb的實業合作 Industrial Co-operation

顧白 William Cooper、斯密斯 John Smithies 和 阿物斯 Charles Howarth

——其中顧白、阿物斯，是阿文派的社會黨——是這個小的困苦紡織工團中之首領，他們共二十八個，各捐一鎊，發起組織洛克得兒會，並且阿物斯發表一個意

思，就是要按照購買總額上，附給紅利。（這個意思，並不是阿物斯所發明的。）十年以前，許多蘇格蘭的會，已經把這種意思實行過的。不過阿物斯與洛克得兒會創立這種制度罷了。）

分配商店，不過是洛克得兒先鋒者計畫中之一項。在他們第一個要目中之『目的物』，包有合作建造房屋，製造，購買與耕種土地，及設立節酒旅館，并表示『若是實際上辦得到的，這會要進行握有處置生產，分配，教育，和政府的權能，換句話說，就是要創設一個共利的自助國內殖民地，或是幫助別的會創設這樣的殖民地。』

分配商店開始所經營的，不過在每禮拜之兩個晚上，售賣牛油，茶葉，和相類的貨物，首先就有成效。這會二十八個會員，至千八百六十四年，變為四七四七，千九百零四年，一一九八六，千九百十一年，一八九二四〇。至於他的基金，從千八百四十四年至六十四年，由二十八鎊增至六二一〇五鎊，從千九百零四年

至十一年，由二五四〇〇〇鎊增至三六八·一二二鎊。因爲合作分配對於勞工人要買的貨物，確是一件很好的事。然後不列顛的合作者之眼光中，不再注及到自助的國內殖民地，而這種建設也就不復見了。

當洛克得兒會已著成效的時候，有好些會根據於顧客分享紅利的制度，在許多北方的製造市鎮，很快的組織起來，而他們也都興盛，直至今日，合作社在各個重要及僱傭衆多男女人們的市鎮，竟成爲一種公認的特質。里治 Leeds的實業會，於千八百四十七年成立；德比 Derby的會，於千八百五十年成立；柯德行 Oldham的實業會，於千八五十年成立；赫里佛斯 Halifax的會，於千八百五十一年成立；曼邱斯 Manchester和塞耳霍 Salford的會，於千八百五十九年成立；波兒騰 Bolton、不萊模斯 Plymouth和勒塞斯特 Leicester的會，於千八百六十年成立。洛克得兒先鋒者的試驗，終久大發效驗，這些少數堅忍的人們，所征服的困難，和所避脫的災害，替他們贏得一個充分的稱許。

在六十年以前，這種設立合作商店的企業，許多人以為必要失敗，因為有了商人的反對，缺乏商業的教育，和合作人們沒有法律的保護。因此我們注意耶穌社會黨徒，對於合作運動，給與一種很有價值的幫助。因為這些耶穌社會黨徒——他們自己這樣稱呼——是篤信英國國教者之一個小團體，其中莫理師 F. D. Maurice 與肯斯勒 Charles Kingsley 是牧師，皮斯 Thomas Hughes，諾德羅 J. M. Ludlow 與尼耳 E. Vansittart Neale 是律師，竭力打破反對合作主義的成見，提倡勞工教育，並且力謀合作社的基金和別的財產，得着法律的保護。

後來尼耳充當合作聯會的祕書，他做的留在記載冊者，都是耶穌社會黨徒在千八百四十八年要想做的：

『在理論上，我們要宣傳的，是勞工同胞的概念——工作是由同胞聯絡去得着公益而工作的——所以要排棄和社會相衝突的競爭意志，我們雖不是正式

宣傳共產主義，然而研求組織在實業上共產的情感，應該是我們的目的，前面已經說過，（百分之四）營業上的贏餘，除外付給恰當的工資和利率，應當挪來做勞工人們的公益。」

在千八百四十九年之末尾，組成一個『提倡工人公會的會』，所以一二以後，生產者的種種自治公會——特別是鞋工們和裁縫匠等的——都出現來了，不過由於內訌，就夭折了，或是仍舊傳至商人之手。但是這些生產公會的主義，仍然存在，現今我們的勞工合夥等社，就是他們的果實。由於耶穌社會黨徒的高尚品格，文學天才，和沒有自利的熱誠，在千八百五十年，這民族的眼光，始注視到合作者的名聲。若是這自治工店，不能說確是成功，然在約克州 Yorkshire 和蘭克州 Lancashire 之分配社，足供皮斯諾德羅，尼耳的辯護；他們對於生產合作的熱誠，可算是種種實業合作社的忠信朋友。

後來莫理斯和他的朋友，在千八百五十四年，創設工人學校於勃浪斯柏勒

Bloomsbury 之握蒙街，Great Ormond St. 這個學校，在此有五十年了，直至千九百零四年，才搬至在聖潘克斯 St. Pancras 之大校舍；而這校的功績，不但有助於教育，並且有利於合作。晚課和講演通俗的種種題目，在現今是很多的，但是在十九世紀之中期，情形大不相同。這個工人學校，在教育上得着許許多多人的贊助，而他的學生，許多是合作運動的翹楚。

耶穌社會黨徒第三的，和最大的幫助，就是得了巴力門 Parliament 給與合作社在法律上的認許。在千八百五十二年以前，依法律來講，合作社是私的合夥，各社員對於這社，都負着完全責任。若是社員多過二十五個，却打消法律上的存立，找不到方法去懲罰盜竊這社經費的人，並且沒有權能實行他的規則。雖然他有了這許多不順的情境，却仍存在，並且進步。千八百五十二年及六十二年的『實業節用社議案』Industrial & Provident Societies Acts 就是耶穌社會黨徒幫助合作社的功績。這些議案中之第一個議案，（是諾得羅草的）給

與工人的合作公會在法律上的生存，對於不誠實的職員，能夠保護他們的財產，和強迫他們的會員服從規則。千八百六十二年的議案，總束其餘的議案，規定合作社員的責任，至於握有股票總額而止。諾得羅不僅草千八百五十二年的議案，在千八百七十四年，他變為實業節用社的登記首領，後來許多年，他對於早先自己相幫造成的法律，負着管理的責任。尼耳又是一個耶穌社會黨徒，草定合作社的模範規則者，和替合作者首先寫了一本袖珍小書，並且充當這運動的法律顧問；同時皮斯莫里生 *Walter Morrison* 和穆勒 *John Stuart* 諸人，在下議院奮鬪合作的主張，因而皮斯和莫里生失歡於商店商人之選舉者，並失掉他們的議席。

千八百六十九年在倫敦所開的合作大會，就是現今許多連接的合作大會之第一個，是由皮斯主席，而這次大會選出莫里生，尼耳，諾得羅諸人，出席合作者開始所組成的中央部。三年以後，在波兒騰開的大會，再由皮斯主席，千八百

八十八年在柳斯柏勒 Dewsbury 開的大會，是由厄耳主席。這班耶穌社會黨徒，很表同情於合作運動，直到他們沒世的時日。

這個年會的成立和中央部的組成，是這運動的猛進，也是合作主義在教育上進步最要緊的事情。在事業方面，這運動的發展，及其需求純潔貨品的願望，和對付好些商人的困難，已經有需求設立合作社的批發經紀之必要，這種需求之應付，則於千八百六十四年，在曼邱斯創設『英格蘭北部的合作批發實業節用之有限社，North of England Coöperative Wholesale Industrial & Provident Society, Limited』和在千八百六十八年，創設蘇格蘭的批發社。而英格蘭的批發社，在千八百七十三年，就變作『合作批發社』這就是現今所知道的。這個英格蘭批發社的股本，是由存立的零售社而湊成的，他的社員，是限於這些零售的社。這個蘇格蘭的批發社，是建設在同樣的基礎上，並且允許他的傭工，充當社員。這兩個批發社，早先只和合作社交易，並且要用現金。而他們和

批發社交易所得的紅利，是按照他們購買的總額分派，（換句話說，就是紅利分享。）有如社員們所得自他們本地商店的『紅利』一樣，他們的責任，必定和批發社交易，又有如通常的社員，必定要問他本地的商店購買貨物一樣。

這批發社的發展，及其商務的逐漸加增，在合作歷史裏，可算是一個重要的篇幅，關於這運動的印刷品，非完全研究，不得其詳。千八百六十三年，的批發經紀社，就變作一個生產的批發經紀社，他有織布和做鞋工廠，關於需要糧食和家具種種，他有輪船，外國堆棧，製牛油作，水菓場，肥皂廠，錫蘭 Ceylon 茶莊和印刷廠。於千八百七十一年，他在牛街沙 Newcastle-on-Tyne 開設分社，這年以後，就經營銀行業務。在格覽塞耳 Crumpsall 的餅乾廠和勒塞斯特 Leicester 的製鞋廠，購於千八百七十三年，在倫敦的分社，成立於千八百七十四年，在紐約 New York 的分社，開辦於千八百七十六年，那時並購買一隻不羅物 River 輪船，在盧恩 Rouen 和在哥朋漢 Copenhagen 的分社，先後開於千八百七

十九年及八十一年。在千八百八十四年，開設勃的斯托 Bristol 的堆棧和亨堡 Hamburg 的分社。在千八百八十七年，開始製造他自己的可可茶 Cocoa 和却克勒糖，Chocolate。在千八百九十四年，開設芒率爾 Montreal 的分社，在千八百九十五年，開設哥森柏 Göthenburg 的分社，並且在他的業務建設之目錄裏，再加了一個印刷局和愛斯廉 Islam 的肥皂廠。

在千八百九十七年，開設錫得那 Sydney N. S. W. 的堆棧，和奔柏勒 Banbury 的牛油製造坊，在千九零二年，英吉利 和蘇格蘭 的批發社，就變作錫蘭茶莊 的共有主人。他有一隊火船，由美洲 America，澳洲 Australia，坎那大 Canada，丹麥 Denmark，法國，德國，希臘，土耳其，荷蘭，瑞典，運進他的貨物，他的商務，是這樣偉大的。

蘇格蘭批發社 的歷史，也是一樣顯著的，雖然他商務的範圍，沒有同樣的擴大。他的總社，是開在格蘭斯哥 Glasgow，在里斯 Leith 的分社，開於千八百七

十八年，售賣雜貨和食料等物；在克耳馬克 Kilmarnock 的分社，開於千八百七十八年，專售實農業的出產品，在丹里 Dundee 的分社，開於千八百八十一年。直至于千八百八十一年，蘇格蘭 的批發社，開始經營製造業務，起初不過做些襯衣，裁縫業務，這年以後，添做家具業務。在千八百八十六年，添做襪子業務，在千八百八十七年，添做印刷業務，在千八百九十年，添做布疋和刷子業務，在千八百九十一年，添做糖食和烟草業務，在千八百九十四年，添做麵粉業務，在千八百九十六年，添做毛絨布和絨氈業務，在千八百九十七年，添做肥皂業務，在千八百九十八年，在安義克蘭 Enniskillen 設立製乳作坊，在千八百九十九年，在亞柏汀 Aberdeen 添做燻魚業務，在千九百零一年，添做麻布襯衣業務，這都是在生產業務上顯著的進步；但是以上所列舉的，却還沒有說完蘇格蘭 批發社現在所經營的製造業務。

在這些批發社所經營的生產和分配的業務之外，另有一個合作生產的總

會，他的總行設在勒塞斯特，成立於千八百八十二年，他的行動，就是作那些生產社的經紀，而他的經營，仍是依照耶穌社，會黨徒自治工店的成規，並不是依照洛克得兒制度的法則。從千八百八十年至千九百零五年，印刷人們和鞋匠們，大都是生產合作者，但是七年以來，農業公會，已經增加。其實只有在農業上的生產會，其數日見增加，而且有好些勞工階級的生產組織，每年只見其停閉。批發社和生產總會的商務，前已說過，現在我們要說在合作運動裏面，關於教育事業的進步。

千八百六十九年，在倫敦開第一次的全國合作大會，這會籌劃創立一個中央部，後來二十年，由這個中央部，就產出來了一個合作聯會。

一個邀請各社出席這個大會的通告，宣示對於合作主義，需要種種教育的理由：

『合作現已傳播各地，但是他的首要主義，尙沒有嚴格規定，而他的『高尙

目的，」也不見得人人明瞭。各社在分配和生產上之營業方法，却也不是一致，並且在各個業務上的成功，本當實現，却是很可懷疑的，若是有失敗和虧損發現，即有害於要想實行合作的人，並且也是別的人大大的打擊。」

『倘若這個運動的成功，無容疑惑，我們須排棄一切障礙，防備種種危險，和探求他的高尚目的，這都是可以給與那些研究合作主義，和實驗這主義者所必需的教訓。』

這個大會首先的貢獻，就是要擁護這個主義和他的『高尚目的』對於新的和無經驗的社，給與實際的幫助；但是他不能夠使分配社和英吉利批發社的方針，同於一個小部分合作者的方針，這些合作者以爲生產者宜加體諒，須較先於消費者。

這兩派人時常會見於大會，中央部，和合作聯會，尼耳諾得羅，皮斯格寧，G. O. Greening，何耳約，G. H. Holyoake 諸人，即是代表生產派的，也即是常常宣傳

合作之熱誠者，他們並且要使合作者不要忘記他們的高尙職務。這合作聯會的規則，是一個常常使人記着這個運動，不是專爲計畫幫助工人增加工資，還有其他的要務。

『這聯會的創立，是提倡實行在生產和交易上的誠信，公道，和經濟。』

『1. 要廢除一切不誠信的交易，(A) 直接的，就是生產者或售賣者所有的任何物品，爲他們所已知者，偏要冒充別的物品；(B) 間接的，就是賣者對於買者，施行一種蒙蔽的方法，使買者不能夠判定所購物品的價值。』

『2. 要挪公積來調濟資本家，勞工和買者的利益，這種公積，就是平常所知道的贏餘。』

『3. 要免脫勞工的耗廢，這種耗廢，都是由於不規則的競爭。』

其實這個聯會，就是這運動的良心，盼望人人尊仰，而他的號令，雖不是常常爲人服從，必定是人人所尊仰的。

這聯會的董事會，就是一個中央部，是由大不列顛七個合作區的分部六十個代表所組成的。這些分部如下：密德蘭 Midland 北部，西北部，蘇格蘭 南部，西南部，及西部，大多數的合作社，即是這聯會的會員，並且是這中央部的選舉者。

這中央部，不過每年照例開會兩次，他的權能，都委於各股——著名的，是聯總部，（是分部的十四個代表所組成的）教育股，生產股，議會聯合股，商聯和合作者的聯合股，及陳列股。這合作聯會的中央辦事處，設在曼邱斯的密而格，Millgate 他也有分辦事處設在倫敦，格蘭斯哥和牛街沙等處。

若是合作聯，就是這個運動的良心，故在這個年季大會，對於合作信仰，發表一個最末次的宣言。但是合作者，恰像其餘的人類，他們的心思，常是邪曲的，而他們的見識，也是淺隘的，所以有許多在大會裏所表決的好的議決，都不曾實行，——一個議決，若要等到將來實行，那就無形的消滅了。

從千八百七十年的大會，產出來了一個合作新聞，The Coöperative News 一成立於千八百七十一年，是由合作報社所創辦的。各種合作期刊的興衰停息，早已見於阿文宣傳合作的時日，而這個合作報，The Coöperator 創辦於千八百六十年，就是曼邱斯公正社的月刊。和這個蘇格蘭的合作報，The Scottish Coöperator 創辦於千八百六十三年，直到千八百七十一年，就停版了。這個合作新聞，是一個一辦士的週刊，一起初也有困難，但是後來變作一個興盛和有用的企業。他是各種合作社的財產——其數多過三百餘社——是合作運動的正式機關報，和發表合作意見的真正代表。別的合作期刊，也要說及這個蘇格蘭的合作報，復活於千八百九十四年——是一個週刊，這個費薛夫 The Wheat-sheaf 創辦於千八百九十二年，是合作批發社的月刊，這個愛爾蘭的何斯特 The Irish Homestead 是愛爾蘭農業組織社的週刊，這個勞工合夥 Co-partnership 是勞工合夥和生產運動的月刊，及這個密而格月刊，The Millgate

Monthly 是一個屬於批發社的合作雜誌。

由於合作新聞和千八百八十三年愛汀柏 Edinburgh 大會的提喚，這個婦女合作會，The Women's Coöperative Guild 是一個很有價值的教育會——就由亞克蘭 Mrs. A. D. Acland 和羅蘭孫 Mrs. Lawrenson 創造出來。他創辦於千八百八十三年四月的時候，起初祇有七個會員，在這個大會以後，他的會員，就增至五十個。這會上次的年季報告（從千九百十年至十一年）據說有三百五十八個分會，他的會員，增加一千零四個，而他的會員總額，爲二九·九二八個。這個婦女合作會，特別得着他職員的扶助。亞克蘭是他的第一個祕書，後來亞蘭 Miss Allen (Mrs. Redfearn) 羅蘭孫和得物斯 Miss Llewelyn Davies 繼續充當他的祕書；從千八百八十九年以來，德物斯是他專心服務的祕書。婦女對於公家事務，有所活動，是一個很有趣的風變，當這會組織的時候，——不過二十八年以前——亞克蘭反對婦女『在公地演說，或是加進管理等股。』後來

羅蘭孫，雷里施，Miss Reddish 蔣斯 Benjamin Jones 和別的婦女，很快的就證明出來，若是婦女對於合作發生活潑的興趣，『在公地演說』是一件很要緊的職務。現在婦女出席許多合作股會，和選充合作大會及批發社每季會議的代表，而且這個婦女會，現今不但極力鼓吹，凡是合作傭工，都要得着最低限度的工資，並且對於婦女要求在政治上的選舉權，也發生很大的關係。

這業務方面的生活，常常會消滅人的優美行爲，而合作大會，合作聯會，合作報，及婦女合作會的功績，可以說是合作者一個常要記憶的物，就是從沒有偉大的社會運動，可以成全，除非是根據公道，和他的面目，常是向着上帝城的燦爛尖塔。

第二章 合作分配

這個自治實業合作社和他的分配商店，是在德謨克拉西上的一個實物課程，——是研究平民政治者許多實物課程中之一課。對於那些供認德謨克拉西

是一種絕望的物，特別要其注意。

這合作分配社，並不是一種絕對的德謨克拉西，因為習慣法和帝國議會的律例，要施行他們的權能，而合作者對於一般壞人，得享受法律的保護，所以也要服從這法律的限制，以衝動的方法，去驅逐一個聲名狼藉的社員，是不行的，以專制的手段，去罷斥一個這社的傭工，是不許的，並且這合作社的規則及其財政的處置，是要商務部的認准。在這個合作運動裏面，要好的合作者服從他的權能。這中央部，是為解決社內的爭論而設的，和這個合作大會，對於各社，至少要施行好些道德上的支配。但是無論中央部或大會，都不能強迫一個商店，停止營業，或是解散一個反抗社的社員，不過他們對於一個不服從公意之社，能夠解除他出席大會的資格，他不能選送代表出席於中央部，及不承認他是一個真正的合作社。

合作分社的社員，通常公開於年在二十一歲以上和品格端正的人們。若有

人想做這社的社員，須買他一份值一鎊的股票，並須繳一先令的入社費——大的由於婦女合作會的力量，這個人社費，有好些社就減至六辨士或三辨士，還有別的社，竟不要入社費。倘若他在這社購買上的紅利，允許積至一鎊，就可付作股金，不至需求他每週所賺的款。否則一先令是窮苦者很重的入社費，所以購買一份值一鎊的股票，也是千數苦工很重的負擔。

公開入社的通則，受着一般特別規則的限制，這種限制，不許一個人家，有兩個人可以充當社員，和只許夫婦做聯合的社員，而不是做單獨的社員。至於別種限制，就是夫或婦可做社員，但不可在一個相同的社裏。

這些限制，要注意的，就是合作社的社員，雖係公開於個個有意識的和有正經職業的成人，並且他能夠付給一先令的入社費，然而大眾都可向合作社的商店購物，並且有許多社，對於沒有取得社員資格者，也都給與他們在購買上的紅利。

代議政治，對於合作運動，當然是一種德謨克拉西的工具，因為由中世紀以來，不列顛人的政治天才，深信代議政治，是一種管理事務的理想物，並且把他的聲譽，早已遍傳大地。所以不但英人常常選出股會，去進行一切應辦的事，並且一般民族，爲了要探求德謨克拉西，就熱烈的來學他們的榜樣。

於是合作社的社員，常要選舉一個經理股，而這般選舉的方法，是由全體社員概行投票，比之從前在大會裏所舉行的，較爲完善。有一般人，因爲種種理由，許多合作社都不給與選舉權，他們就是在社裏受俸的職員，或是有親戚在這社服務；破產；沒有向這社的商店購買規定總額的貨物，或是握有少於規定數目的股票；及充當社員的時期太短。

這社業務上的管理，商店經理的委任，及僱傭其他的傭工和決定付給他們的工資率，這都是操於正式選出股會之手。

一個教育股也要選出，而他的工作，就是支配在演講，會議，和相同的訓育目

的上的費用。

這合作社的傭工，好像他的普通社員，對於選舉股會一層，可以投票，其餘則要嚴格的除外，他之不得參與這社的管理，有如國家的事務官吏，不得參與帝國的政策。許多年前，在合作運動裏發生一種最低限度工資的激動，這種激動得着婦女合作會首領的堅忍指導，於是就成立了一個商聯——是合作傭工們的合併聯——要求凡是被傭於合作者，都要有適宜的工作情境。

一種不滿意的事，當然是見於好些合作社所付給之工資率，而且有時竟至罷工。但是商聯者和合作者，有一種密切的關連，因為合作工人，通常都是商聯者——所以有一個商聯者和合作者的聯股，常是準備排解一切紛難和裁判爭論的事體。

從大體而言，合作者算是僱主中之好的，因為他們就是給與商店助手每週半日休息的先鋒者，雖然他們爲了社員的紅利，致令減少在工作上的支出，然

而各個有好的管理之社最少付給標準率的工資並且對於短少工作時間比之一般小的商店主人較爲滿意。

在一般大宗實業之大的製造市鎮，這就是合作社最結果實的地方，所以在那些地方，他就也很發達。在倫敦和在英格蘭的鄉村，合作者有許多困難，尙要征服，而這種困難，在製造區域，現在就沒有存在。

一看千九百十一年，由各區得來的報告，就可以明瞭這合作運動的強弱點。密德蘭 Midland 區，包括諾森頓 Northampton，衛林柏勒 Wellesborough，克特林 Kettering，勒塞斯特 Leicester，客文勒 Coventry，柏明罕 Birmingham，斯尺霍 Stafford，德比 Derby，諾丁亨 Nottingham，及林康 Lincoln 諸地方，共有二百二十三社，和三四四·六五六社員。

北區—諾森柏蘭 Northumberland，監柏蘭 Cumberland，物斯莫蘭 Westmoreland，特罕 Durham 及北來丁 The North Riding 諸地方，共有百四十

三社，和三一五·六七〇社員。

西北區——蘭克州 Lancashire, 祁州 Cheshire, 約克州 Yorkshire 的東西來
[The West and East Ridings 及北衛耳斯 North Wales 諸地方，共有四百六
十六社和一·〇七一·二一七社員。

南區——倫敦 Kent, 煞塞斯 Sussex, 恆次 Hants, 物爾斯 Wilts, 朶塞
Dorset, 牛津 Oxford, 柏克斯 Bucks, 劍橋 Cambridge, 迫得霍 Bedford, 諾霍
克 Norfolk, 愛塞斯 Essex, 及薩霍克 Suffolk 諸地方，共有二百十一社和四
〇四·九六八社員，這些社員之大半，係屬於都城區域的六十個社。

西南區——康渦耳 Cornwall, 德汪 Devon, 汕謨塞 Somerset 諸地方，共有七
十八社和八〇三·八四四社員；同時西區——格勞斯特 Gloucester, 黑霍 Here-
ford, 孟謨斯 Monmouth 及西南物耳斯 South and West Wales 諸地方，共有
九十六社和八七·七一六社員。在蘇格蘭的狀況，也是一樣。蘇格蘭區共有二

百八十八社，和四一八·〇四七社員，至於格拉斯哥 Glasgow，辟斯 Perth，丹里 Dundee 及亞柏汀 Aberdeen 諸區，可以算是多過社員總額之半數。在愛爾蘭 Ireland 的分配社，共有二十六社，在柏耳華斯 Belfast 祇有九千二百社員。但是愛爾蘭有他自己的農業合作運動，別處再要論到。

各區的報告，都表示社員、商務，及其傭工的增加，但是也表示社數的減少。這雖不是一個顯著的減少——在全國，不過減少二十六社——但是既然如此，則這一個事實，是很重要的。

因為這二十六個停閉的社，不是絕望的停閉和解散；他們只合併於大的合作社，或是同鄰近的社聯合起來。

資本的集中，是很迅速的，不但見於零售商店的商業，並且見於合作者的商業。有限負責公司的偉大商店，對於零售小商，施行一種強硬的壓力，使他不能市場營業；並且這種小的奮鬥的合作社，他的存立，也是有同樣的恐嚇，找出

一種較好的法子，就是去合併於強大的社。其實許多地方，必定要這樣去做，或是只有停閉。

小的零售商店和小的合作商店，有什麼機會去對付這包羅萬有的有限商店。

所以這種趨向，就是要使存立的好的合作社，多開分店，擴充他的商務的地盤，並且合作者也很認許零售商業的競爭，在多開分店，去鞏固他們的地位，而不在開辦新社。在倫敦地方，這種發展，很容易看見的，在倫敦既是如此，在別處也是一樣。現今決沒有人想在倫敦創辦新的合作社，但是在他東邊的師尺霍 Stratoord 社，擴充他的分店到樸勃萊，Poplar 並且還向西面擴充，同時西倫敦社，就由亨斯密司 Hammersmith 向東面進行，愛德芒頓 Edmonoton 社，就向南面擴充，而注視到托騰亨 Tottenham 和斯騰霍 Stamford Hill 等處，及吳勒區軍工廠社，The Woolwich Arsenal Society 也就準備征服倫敦東南等處。

在斯尺霍，亨斯密司，愛德茫頓及吳勒區等處，他們的居民，比之倫敦其他工業地點的居民，較爲固定，在這些地方的機械匠和技藝師，都可得着永久的工作，——他們就是合作運動的中堅。在倫敦地方，人民移居，是一件顯著的事，他們常是由於職務上情形的變更，第一着就要移居，如今好像在數年之中，或是一個較短時期，倘不移居，是不可能的，他們既然有這樣的情境，就不能拉進合作社裏。他們也不會爲經濟或節省的呼喚所感動。大多數郊外中等階級的居民，對於這個如同德謨克拉西的合作商店，非常漠視。而他們裏面之較富者，當然和大的合股公司的商店交易，若是可以獲着勝利，和只和地方上的小商交易，當在大商店裏不能獲得勝利的時候。但是郊外的書記們，得不到這般富者所享的經濟勝利，然而他們對於隣近的合作社，却不肯負有何種責任。

惟有工人，每當他們每日工餘的時候，去計畫創設合作社，並且他們有暇就去熱誠的宣傳合作。在一般中等階級人家，每週活在二鎊至五鎊之間，就找不

到有這種的發明，和這種公共精神的熱誠。中等階級較開明式的男女，給與他們的餘暇，至地方上的文學社，而勞工的較開明者，則給與他們的餘暇，至合作和別的德謨克拉西的主張。

在倫敦的中等階級，所以不加進合作社，大概是由於缺乏智慧，但是一種虛驕階級情感，對於這層，也要負責。第二個理由，就是對於鄰近商人的現在負欠，因為倫敦的郊外，全是小商的債權，好像貧民窟 *slums* 一樣，並且居住郊外和貧民窟者，非常厭惡現金交易，所以負債者，常是見於這般人民之中。

這個中等階級的弱點，——是一個驕矜，懦怯，和懶惰的混合品，——雖不是單獨見於倫敦的郊外，但是對於英國北方各郡的書記，經理，和學校的教員，他就不能發生同樣的效力。在那些郡，合作運動，得着許多強勁的幫助者，他們並不是都在工廠裏工作的人。

在一個同樣的鄰里，合作商店的成功，全要靠他經理的能力，而這個經理的

遴選，是操於這社全體社員選出的股會之手。不但這個股會，應該遴選才能，並且這個經理，要有幫助和覺得在這個股會之中，他有一組有意識和機警的監察者。兩方面都要忠誠，是要緊的。一個經理，既然是人，就不能沒有錯失，甚至使這社一敗不能復振，除非這個股會，知道運用一種必需的指導。從別一方面看來，疑忌的和鄙惡的股會，頗能阻制一個好經理的活動。兩方面的忠誠，要有充分的領悟，方能免脫一切災害。並且這個經理，不要嫌人勸告，和這個股會，要一心助他，若是他們以爲他的行動，是過於粗率的，就要竭誠忠告，總須使合作的成功，先於個人的勝利。

但是一個好而有意識的股會，所謂有充分的常識，和是由有公共精神的社員所選出的。若是社員對於股會，不置可否，缺乏信仰，無論在合作社或他種事務，這都可以遏制他們代表的熱誠。股會的政策，當然免不了受着社員公意的影響。然而他的機能，不過爲了這社最大的利益，倘或遇有一種反對的表示，及

其無採納之必要，就可置諸不理，並且寧可退職，不可對於合作主義，有所叛逆，但是一般股會，都同他的社員親善，雖有時他的社員對於好些企業，非常憤恨，和厭惡一切激進的改革。

傭工待遇與教育費用兩件事體，社員的公意，頗能左右。倘若有一個合作社，他的社員，專在得到購買上所賺的紅利，全不注意到合作的起源及其目的，與及他的商店，付給一種怎樣的工資，和他商店的傭工，每日工作多少時間。在一個這樣的社裏，他的工資，甚至比於私人商店的，較爲低落，而工作時間，也較爲長久。

商店經理，不能夠和合作批發社有一種美滿的交易，若是社員和特別是股會的股員，鼓勵一種去向別處購買賤劣貨物的政策，那就在售賣上能夠發生一個較大的利益，所以購買者也就能夠得着一個較大的紅利。不過售賣純潔的貨物，及其是在適合的工作情境之下所製成的，這就是不朽的合作目的中。

之一個，至於那些需求劣貨者，全不計較這貨的品質及其生產者，所注視的，祇在紅利，他們可以說是大不忠於合作主義。

並且一個經理，若有這樣非合作的合作者，un-coöperative coöperators 在他的股會，和作他的顧客，他就會變作一個攫有狼疾的人，當要滿足他傭主的慾望，就去結交不義的財神。有好些行號的招攬生意者，若是不能銷售貨物，就要凍餓，並且這商店的經理以爲存蓄種種劣貨，是應當的，所以合作社員的心術，也就變爲卑劣了。

我們不要想到一般合作社和他的經理，都是在這種危岌的情境。倘若這運動的本旨，不是完善的，則批發社決不能據有現在的地位，而合作社，也決不會興盛。但是有些分社，因爲可以獲着勝利，就去唾棄主義，和有些經理，也有不忠於他們的委託。因而就需要一個恰當的警告。不過一個股會，雖具有一個最好的合作志願，也就無法，倘若這社社員，祇購買這商店最廉的貨物，並且去和其

他的競爭商舖購買較廉一華勝 *Parthing* 的種種貨物。在早年的時候，有些人想出一種法子，來破壞合作商店，而這種法子，就是大家一致售賣種種貨物，較廉於合作商店的貨物。及至顧客既受了他們的誘惑，就不要和合作商店交易，他就因而停閉，然後那些商舖的物價，就很快的恢復到他們的舊價。

若有一個合作社，他的社員，都信仰合作，就要去向他們自己的商店購買一切需要貨物，不會受着非合作商人的誘惑，並且他們的經理，也要同樣的堅決去向批發社購買種種貨物，為他的顧客所需要的。這合作社強健的確切試驗，可以由他和批發社通商的總額證實。

不但商店傭工和售賣批發社的生產品者，要得着公平的工資，是兩個問題，還有在教育上費用的問題。

在業務方面，是可以滿意的，但是分股用在教育上費用，究係怎樣？有什麼舉動，去幫助宣傳合作主義？他又有什麼舉動，去培植他的社員，在合作上的信

仰？

這些問題之答案，又是合作社強健之別的試驗。

倘若紅利是一先令八辨士，應該是一先令九辨士，或是二先令三辨士，應該是二先令四辨士，或竟是二先令六辨士，要怎樣呢？若是這點區別，是由於用在教育、演講、和會議上的開支，這是用得最妥當的，社員祇要恭賀自己一番。這種鄙吝的精神，囂視一切宣傳合作的效力，和祇知在賬目上的金錢贏餘，其他則一概漠視，對於合作運動，是很危險的，對於別的好的主張，也是一樣的危險。

這社愈強，用在教育上費用則愈多，合作者的弱點，從沒有盡情暴露，有如在每年報告上的『教育目的』項下，是一個空白。

但是有一般社，發現一種嚴正拒絕用在教育上的一辨士，他們的名字，也就刊在合作大會的年度報告。

其實對於教育事業，常有一種地方上的障礙，不過只有那些住在那地方的

人，能夠明白。這層要快快的認許。但是關於合作的文字，各社都能夠使其常常流行到社員及非社員之手，並且也能夠維持買賣每週的合作新聞，或密而格報，或非薛夫報。這三種期刊，銷行很廣，而非薛夫則在各處刊行，銷行更大。不過現在還有好些社的社員，不知道合作者的業務，並且也不想使他們的鄰友知道。

一個好的股會，須主張在商店售賣合作的機關報，若是這個股會不能夠督察這事實行，然後社員必定要奮發起來，使他們知道在這個事情上的責任。總說一句，合作社的永久成功，將要靠着他的主義，和他社員的好的意識。

前面曾說，社數減少，是由於合併，至於重疊 *overlapping* 一層，也略要論到。

1. 譯者案，重疊，即指一處地方，設有幾個合作社。社與社之間，每年都發生衝突和耗廢的競爭，特別是關於一個新發展的鄰里之主顧。所以要製成一種公約，使大家去履行，並且要劃清地域的界限。但是

重疊的真實補救，在於各社互相合併，及至競爭等社需求新的地盤，以致發生爭論，這就是一個合併已經成熟的徵候。在各個競爭社裏的聰明者，須在衝突沒有實現以前，去討論製成一種同意的條件，使爭論等社變作一個公共的社，於是這種合作者和合作者在商務上競爭的謾謗，也就可以消滅。

第四章 合作生產

大宗貨物，在合作運動裏所產出的，都是由英吉利和蘇格蘭批發社的生產部得來；但是織物業，皮鞋和製皮業，建築業，印刷業，和五金等業，工人的合作社仍舊存在，而這些社在業務上的管理，是依照耶穌社會黨徒自治工店的方法，對於借的資本，付給利息，和他們的紅利，只給與生產者而不給與顧客。

他們的商務及其傭工的數目，都比批發社的，較為微小。

例如在千九百十一年，英格蘭和物爾斯 Wholesale 的生產社，僱傭六八二九人，商務為二·四一三·四二三鎊，同時英吉利批發社，僱傭一六·〇三八人，商

務爲六。八三四·三五四鎊。

於千九百十一年，蘇格蘭的生產社，僱傭二·二〇九人，商務爲八七八·六四三鎊，而蘇格蘭的批發社，僱傭五·五五三人，商務爲二·三四四九九五鎊。但是這批發社生產部的傭工，實是製造一些零售貨物，對於僱傭他們工廠的管理，有如被傭於通常業務的傭工，不負何種責任。他們並不要是合作社的社員，若要享得紅利，則必要是他的社員及其零售商店的顧客。

前面曾說，英吉利合作批發社的社員，祇有合作社能夠充當；在蘇格蘭，個人和社，都允許充當批發社的社員，不過這社的股東，只有五五九個是傭工。

然而這批發社生產部的傭工，由於加入於一個零賣的合作分社，就能夠享得在購買上的紅利，但是在這個社裏，他沒有其他的利益，祇是一個通常的不列顛人罷。

說到自治的生產社，像分配社一樣，我們找着他的社數減少。但是這個減少，

較大較著。在千九百〇三年，共有一百二十五個生產社，在千九百十二年，就減至九十五個。其中有好些是併於英吉利批發社，也有其他小的奮鬥的社，因為經濟的壓力而停閉。

雖有了這些失敗，然而新的生產社，——特別是在印刷業的——陸續的生產出來，並且有許多根基穩固社的商業，也逐漸增加，『所以在合作運動裏面，由於勞工合夥所生產的物品，年年較大。……或者在將來的時候，在合作運動裏的勞工合夥有所生產，與其要靠着創設新社，無寧去靠着存立的最好的社。從另一方面看來，有一類社將要增加，其他則不見得。……然無論如何，我們商業和紅利的總數，與及那些傭工得到勞工合夥利益的數目，無論是在合作運動的裏外，其數要一定增加¹。』

1. 威廉斯 Aneurin Williams 的千九百十年的勞工合夥 copartnership in 1910。

『勞工合夥』這個字 *copartnership* 現在通常用作描寫生產合作的業務，而經營這種業務的資本，祇須付給利息。一個生產會，若是依照勞工合夥的原則辦理，可以和合作社接連，就可認作是在合作運動裏面的一個單位。

從另一方面看來，勞工合夥的名稱，也用於一般有限負責公司，若是他們對於傭工，付給花紅和分與股票，這些勞工合夥的社，就可說不是在合作運動裏面的一個單位。

這個區別，很容易明白。一團生產的工人，選舉他們自己的經理，草定他們自己工作的規則，付給所借資本上的利息，他們的社，就是真正的自治合作社。

在這個運動以外的勞工合夥社，他的管理權，不是在傭工之手，除付給他的傭工花紅，或是分與股票，這個業務的經營，是依照通常商業的方法，這就是要替他的股東得着贏餘。

但是這個在合作運動外面的勞工合夥，有的很和合作主義發生關係，必定

要分開來說。

同我們現在發生關係的，就是那些公認爲合作的勞工合夥生產社。

這樣一個社，究竟是怎樣生產出來呢？

『在任何職業中之一羣工人，讓我們說他們是印刷者——或者他們也是合作分配社的社員，——不滿意作永久賺工資的傭人，會聚起來，替他們自己去組織一個工店，或者他們之中，也有是以後再加進的。他們都挪出數鎊來做資本，並得到他們相識者的同情，從事同樣的行動，或者也許得到商聯和勞工合作社種種組織同樣的幫助；因爲這些工人，或即是商聯和合作社主要的顧客。所以他們繼續工作，個個得些贏餘，都很高興，——倘若有這樣一個人——和那些股東，對於損失，也同樣的高興。或者他們的發端極其微細，後來他們的商業，就漸漸增至五千，一萬，五萬鎊¹。而個個新加入的工人，都得分些紅利，和有同樣充當社員的機會²。

1. 曼邱斯印刷社（創於千八百六十九年）的商業，在千九百零十年，爲九萬一百二十三鎊，和勒塞斯印刷社（創於千八百九十二年）的商業，爲一一·九一四鎊。

2. 衛伯的實業合作 C. Webb, Industrial Cooperation。

但是這個『同樣充當社員的機會』實在常是一個存立的事實嗎？這個就是真正勞工合夥的要素，但是在早年的時候，大概是由於不完備的規則，常常發現原來的股東，變作一羣主人翁，而新來者就不許充當社員。要注重的，就是要使這社的規則，須切實規定，使各個傭工都有充當社員的權利。

這生產社的困難，是很多的，大概都是見於起初的時候。

『在一切組織裏面，必定要維持一種訓練，而這種訓練，有時證明頗不容易維持，因爲在這種組織，個個都覺得他自己也是這業務主人之一個，以爲解除——倘若他是這樣想着——一種賺工資傭人的服從。對於這般好像股東的人，處

在經理地位，常感困難，因為他們對於這社的事務，能有最後的發言，並且工人也常是想不到付給經理者優渥的薪俸，及替這業務得着一個特出的人才，是一件要緊的事。一切困難的發生，往往是由於缺乏業務上的學問，資本之不雄厚，及其主顧之不易得着。但是這些困難，在一個任何社起初的時候，是不能免的。不過他的基礎已經穩固，這些困難，就要減少；在業務上學問的增加，可以和時間俱進；在管理上的重要，也會認清；而資本的輸入，則視他的地位，表現穩固的時候；在商務上聯絡，逐漸也會發達；尤其是見於分配等社；若是工人起初不會認定訓練，是一件要緊的事，須學習服從訓練之必要。然無論如何，倘若這些事情，在開始的時候，沒有辦理順手，則是這社就不會成立而短命了。自從創辦勞工合夥以來，方行發生種種實在的困難，但是可樂觀的，因為在多數例上，這些困難，都已征服而告厥成功¹。

1. 衛伯的實業合作。

這個合作生產協會，創立於千八百八十二年，給與生產社一種有價值的幫助。現在共有五十九社加入這個協會，和各社須替他的每五個社員向這會購買一鎊的股票。這會的目的就是替生產社開闢市場售賣他們的貨物，替他們籌集資本，和幫助他們取一致的行動。這會貸出的資本，收受四釐利息，而這種息金是存於這些社之一社。至於代替辦有成效的社籌集資本一節，這會所成就的，頗有可觀，並且提倡他們須互相聯絡，使公衆知道他們所生產貨物的優美品質。

但是各個生產社競爭的紛糾，尙沒有全行排解。

在教育方面，這個勞動的勞工合夥公會，——組織於千八百八十三年，是一個勞動者的公會，『提倡合作生產，要根據工人的勞工合夥』——漸漸的工作起來，他能夠引人同情，促人注意，並能夠使存在的社，較爲強盛。他的工作就是宣傳，並不是一個商業公會。

勞工合夥報——是一辨士的月報——是勞工合夥公會的機關報，對於在合作運動裏外的勞工合夥，發揮議論，他的成立，已有許多年了。每年的宴會，與及近二十五年來勞工合夥所生產的物品，所以陳列在水晶宮者，都是由這公會所組織的。

合作者對於農業，必定要想出一種勞工合夥的法子，適用於這個大的實業，若是在這個實業以外，還要謀其他勞工合夥的進取，好像是顯著的限定了。已經成立的社，他們的商務及其社員，固可增加，也可以互相合併起來。一般小而奮鬥的社，在許多例上，不能夠望其久存，須和合作批發社，或是一個經營同樣商務的大的生產社合併。有一般印刷者，提倡設立新社，但是創設合作的裁縫業，皮鞋業，和麵包業的時日，已經過去。若有少數誠懇熱心的人，以數鎊資本，在千九百十二年的時候，來開設合作商店，實是自求破壞。

在當今的時候，雖是洛克得兒的先鋒者，也無機會從事這般企業，倘若他們

等到現在包羅萬有的商店，托辣司，聯合公司，都已出現於世。

但是這種自治工店的理想，對於人人心理，都能夠啓發一種情懇，而這種情懇，決不會與時變遷。資本集中，是很迅速的，而一切合作組織的管理權能，也就有集中的趨勢——無論是在合作運動之裏外的。這消費者在大的商店可以找到種種優美的貨品，在小的商店則找不到的。因爲人類的嗜好，受着新奇物品的激盪，而且小的商店，又不能夠供給。所以這些分配商店，要聯於大的批發社，然後能夠擴充他們的商務，和得着別一方面的主顧，一直等到他們和少數偉大的私人商舖一決勝負，而後這種自治零售商店的主人，也就不把他的舖子停閉。

雖然大的實業，佔有勝利，却有一種固執的人，主張延長小的實業的生命。

自治合作生產社的協會，既有分配商店售賣貨物，又有合作批發的藏庫爲之批銷，故能夠與其他的偉大商店，作長久時間的競爭。不過合作商店的普通

顧客，找不着特別理由去幫助勞工合夥社，他們的失敗與成功，都與紅利無關，因為他們對於消費者，不付給紅利。業務須從業務上着想，而合作業務上的報酬，是大家可以看得到的。合作商店誠實的和忠信的人員，並不要是一個理想家和利人主義者。祇要有公共精神的常識，即是一個最需要的品質。但是合作者的心理，都有一種在實業上的「德謨克拉西」之理想，和他們的視力所見到的，都以為在一個共產國裏的自治工場，那就會沒有資本家這個東西，所以合作生產社能夠興盛而且繼續存在——雖然資本有一種集一和集中的傾向。或者資本集中之在生產協會，當然是可能的，但是在現今的時候，沒有人敢這樣預說。

無論勞工合夥社有所施行，及其將來如何。他們已經使工人知道互助的利，益並且使他們有了在業務管理上的學識。尤有進者，就是使他們知道能夠管理自己的事務，和了解責任的意義。

自治工店的理想，並不是一個有普遍性的呼籲。有千萬數的工人，都不想負有在實業事務管理上的責任，或指揮他們自己的工作，然而有千萬數的非工人，極力經營改變在實業上的情境，要使工人保有一切生產的源泉，並且要使他們是自己資產的公判人。至於期願一種較美滿的生活，就是要有較好的居住房屋，較短的工作時間，而且要有永久的傭主，得到一種能夠維持生活的工資，與及在這字內好的貨物較大的分享。這些期願，都是由於教育的功效。

但是對於一般英國工人，使其處在一個相親相愛的情境，他們就要讓與自治工店到一般理想家，而高興和一個善於指導他們執務的傭主工作。

在千八百四十九年，英國的耶穌社會黨徒，從法國得來一個自治生產工店的意志，在法國的自治生產公會，所以能夠得到勞動階級的響應，比在英國，較為容易，這個理由，是很容易明白的。阿文既是英國合作的祖先，而布薛 Buchez 也是法國合作的真正創始人。

布薛是一個文學家，在千八百二十三年時候，他在社會科學雜誌 *Journal des Social Sciences* 上提議他的『改良在城市賺工資人的境遇之方法』。

他的計劃，要一般職業中之精良職工，聯合起來組成一個實業同胞，各團工人都要選出他們中之一個，作他們公共工作的指揮人，和正式代表他們在業務上的一切事情。『業務上的紅利，（在付給通行率的工資以後）應該分做兩部分，一部分作爲不動的公共公積，（或資本），其餘的部分，則依照各員的工作分派，或留作公益，和作工人的妻，寡婦，及孩童的教育費。布薛的主要意思，就是要除去企業家這個東西。他想要在實業上實行博愛，自由，平等，三道德——要有在工作上的友誼，和自由選擇與及罷斥他們工作的指揮者，並且同人的權利，要絕對平等。於是他主張在這會工作多過一年的人，就當變作這會的會員，並且這業務的資本，應該共屬同人，不可分開，也不可取回，由這樣的法子，他以爲可以公開這公會到各職業的職工，並能夠使其繼續存立，雖有一般人要想

返歸於惡¹。』

1. 樸德的合作運動。

這金玉工人的公會，就是布薛宣傳力的第一個果實。後來別的精良藝工，也來投効在實業上的博愛，自由，平等旗幟之下。其在當時，事事都覺順暢。後來發生內部分離，就潰敗下去。千八百四十九年的勞工公會，激起諾德羅的熱誠，於是他和皮斯，莫理斯，尼耳等人，以為合作工人的公會，可以『解決這個大的勞動問題』。但是這個英國的『提倡組織勞工公會的會』，由這般仁愛的人所創設的，並沒有得到法國公會同樣的功効。這個博愛，自由，平等『三道德』的呼籲，對於六十年前不列顛的藝工，必定不要聞見，即如今也不能夠激發我們沉毅的同胞。

第一次和最後的提倡組織勞工公會的報告，刊於千八百五十二年，常是人所徵引的。他英銳的創辦者，祇準備五鎊費用，而其結論，要使『這些辦有成效

的公會會員，要預防一種大的危險，這種危險就是不許一般工人容易入會。一般原來的會員，看見他們的地位已經穩固，就怕加入新的會員，含有危害他們的地位。所以他們限制入會的規則很嚴，並且要新會員的入會費，須和這會所賺的資本成比例，那麼，則只有少數最精良的勞工在他們現在所賺的工資以內，才能夠付給這種的入會費。」

現在並沒有『解決這個大的勞工問題』是很明白的。

但是在法國，這『三道德』的魔力，仍舊工作和這個理想，要在實業上有直接合作的所有權，常是羣衆所探求的；然而在大不列顛，只要有這個實在的和顯明的商務上合作的利益，並且這個自治合作生產社，倘若他要圖存，和要人信仰，還須證實他是一個存立的好的業務。

第五章 勞工合夥與紅利分享

『勞工合夥』這個名詞，在英國現在的時候，不僅是用作描寫自治生產社

的一種方法，並且也用於許多實行採用給與傭工紅利的有限負責公司。

這些紅利分享的公司，在合作運動裏面，不能夠佔有地步。他們沒有代表出席合作部，同合作社沒有關連，也不能夠選送代表出席合作大會。同時勞工合夥依照紅利分享的方法，得着很廣大的援助，一般人都以為是在實業上紛擾的療品——這般人的意見，人人應該尊仰，也應該傾聽——他們和合作者是同類，而他們的意見，我們要注意的。

在千九百十一年，發表過一個關於勞工合夥的宣言，而簽名於這個宣言的人，有許多是實業界的領袖，商聯頭腦，政治經濟學者，及勞工合夥公會的職員，而這個宣言所敘述的，以為勞工合夥，從擁護他的人看來，若是屬於紅利分享式的，在這個國家，能有成效。

『這個勞動和資本的勞工合夥，（這個宣言接續說）依照各種實業上的需要，有許多地方要修改的，然有好些地方，幾乎可用於個個僱傭勞工的實業。

從他的最簡單的方式看來，任何人被僱於一個大的有限負責公司，就包括：

1. 工人除得着在這個業務上的標準工資以外，應該分享這業務上的紅利，和生產經濟上的紅利。

2. 工人應該以享有的紅利，或一部分，挪來作這業務上的資本，那麼，他就可以得到一個普通股東的權利和責任。

『若有人是如此被僱，他們不僅是賺工資的傭人，並且變作這個實業的合夥人……他們對於維持和增進工資標準率與工作標準情境的興趣，不會停止進行；但是他們也得着別種的興趣，和較廣大的前程。他們要看待這個實業，有如是他所有權和管理權的人。他們的興趣，是分不開的；對於這實業別的合夥人，是處在同樣的地位；並且要了解公共的利益，和滋長這利益的道德勢力，是由於共同工作。我們深信推廣這個原則的應用，是建築一個完善的實業制度最好的希望。』

勞工合夥，不僅是一種理論。他的產生，是由於工人多年的奮鬥，及其內容的更改，起初只用於他們自己的勞工合夥工店，後來才由各業務中的少數仁厚的僱主所採用，當二十年前實業衝突發生的時候，纔推行到我們最大的煤汽工業之一個，不過三年以前，完全推行到許多的煤汽工業，並且包括這種工業最偉大的一個，所以現在這些勞工合夥的公司，握有在英國所有投於煤汽公司資本的大半。

我們要說當今就是推廣他應用的時候。這個國家大多數的偉大實業，實在都可以隸屬他的公平處置之下。無論說到在實業上的安寧，興盛，與及工人得着較好的工作情境，他已表示一種圓滿的結果，而這種結果，將與時並進。現今有一件可奇異的事，就是由於勞工合夥，在倫敦三個煤汽公司裏面，工人已積有資本六十萬鎊在他們工作的工廠。』

這個宣言的簽名人如下：確赤尼爵士，Lord Courtney，栢赤，The Right Hon.

Thomas Bust 橫物克, The Right Hon. O. Fenwick, M. P. 里華爵士, Sir W. H. Lever 勃浪爵士, Sir B. O. Brown of Newcastle 拉勒, T. O. Taylor 倡母, George Thomson of Huddersfield 麻薛耳, Prof. Alfred Marshall 黑象, W. H. Hadow, Principal of Armstrong College 及吳得兒 Gorbet Woodall, Governor of the Gas-light & Coke Co. Ltd. 其他強勁合作的人，如已死的諾得羅，革甯，威廉斯等人，對於這個宣言，將要十分願意加上他們的名字。但是紅利分享的勞工合夥，和合作分配有重要區別，必定不可忘記，因為勞工合夥的人和合作的人，時常聯絡起來。

紅利分享，是一般大的僱主的功績，願意替他們的傭工，增進福利。

合作的成立及其繼續存在，乃由工人要得着他們自己的利益而設立的。紅利分享，是有限制的，必定要採用他的業務，然後這個業務的傭工，才能得着他的利益。

合作商店的利益，大家都可享受，因為大家都可向他購買貨物。

法國已表現兩個大大成功的勞工合夥的榜樣於世界，一就是勒克來 Lecoq，巴黎的玻璃廠和角登 Coin在格斯 Che的鐵廠。

在千八百四十二年，勒克來備用三百個人，他找着由於工人方面的勤勞，一年可節省二千鎊工作費。這種節省，都是由於紅利分享的誘導，而這個行號也就繼續興盛。現今除了付給在資本上的五釐利息，和兩個合夥經理人，因為監察這個工作，收受很微薄的薪俸而外，其餘的紅利，按照以下之法子分派：他的四分之一，分於兩個合夥經理人，又四分之一，分於互助的社（爲了傭工的利益而設立的），其餘的二分，則分於傭工。

勒克來紅利分享的法子，可以說得是一個榜樣，並且也繼續發生效力。

其在英國，這個首都南部的煤汽公司，常是引作贊助紅利分享的例證；這個公司採用這種制度，已有二十年了，而工人握有這公司的股票，已達到六十萬

鎊，——這些股票，都是由於他們在紅利上的儲積而攤派得的——有如在一個分配商店的顧客，把他在購買上的紅利增至一鎊，（或過於一鎊）來作一個股東——這就是引用這個煤汽公司的證實。並且有許多別的煤汽公司，都來跟着首都南部煤汽公司的榜樣，而紅利分享，實在是適用於這樣的事業。

其實工作的出產品，是很規則的，而他的供求，又是不變的，一個能幹的工人，不致憂慮沒有工作，對於這種業務，若是採用紅利分享的制度，頗覺容易。在各種業務之上，須有一種穩當可靠的性質，才可施行紅利分享的制度，不過由現在的情境看來，在許多業務上，不見得都具有這種性質。競爭的壓力，對於許多已經存立的行號，都有一種恐嚇。管理和習俗之變更，新發明的節省工作之機械，與及孟浪的投機，或是過於謹慎，有一於此，都能夠損失商務，並能夠使一個行號破產。

若是一個獨行業務，有如煤汽公司，採用紅利分享的制度，是一件容易的事

情。至於有大規模的肥皂，呵呵茶，糖醬生產等業，又是很適於採用紅利分享的制度，因為這些物品的需求，也是不變的。

但是無論如何，傭工雖握有充足的股票，然而對於這個採用紅利分享的業務之管理，不見得都能夠有發言之權。並且都以爲傭工在這個業務的管理上，不應當有這樣的權。紅利分享，能夠使傭工和業務發生一種關係，是一個罷工的抵制。倘若他是由有遠大見識的僱主所創辦的，頗能啓發工人的責任，並且能使其對於他的同人，富有一種同情，也可以加進商聯公會。從另一方面看來，紅利分享，若是單爲一個行號之勝利的目的而創辦，不過要使享有在工資外花紅的人，對於商聯公會種種的活動，不可參與，而這個行號可以說是成功。

因而商聯頭腦對於紅利分享的計劃，常是表示反對。其在享有紅利之一般個體，雖然佔有勝利，但是在普遍的勞動方面，沒有何種進步。這種工資外之花紅，人都疑爲是一個餌物，或是一種贈品，工人得了，就不能夠聯絡起來去要求

較好的工資，和較短的工作時間。

還有要辯論的，就是紅利分享，不能夠施行於一切實業。這般小的行作，不能夠擔保付給工資以外的紅利，而許多大的工作，又不想這樣做去。所以這種要使工人加入商聯的力量，然後由商聯協會去要求一個較好的工資，都被這種紅利分享的公司所抑制。

從擁護勞工合夥者的方面看來，紅利分享應該推廣他的施行，而工人就可以多獲勝利，並且沒有罷工的痛苦和損失。

這個實在的困難，在於已經採用紅利分享的實業，仍是少數。

『這個計劃的缺憾，不在他的組織，祇在沒有實在推廣他的應用。就工人的數目，和一部分的社會，資本與行業之比例而論，他的應用已經推行的，比於全體工人，全社會，及全國企業的資本，較為微末。然而他對於一切實業的重要，與其說是在於改變他的組織，無寧說是在於推廣他的應用。』

『在資本主義制度之下，要勞工合夥有充分的施行，是一件難能的事，然而從實業的安寧上和公眾的便利上來着想，不要說已經採用這種計畫的實業，其效能確實增加，所以要實行推廣這個原則的應用，應該是我們的期望。至於已經採用這種計畫之行號，如赤勒 Taylor of Batley 倡森 Thomson of Huddersfield 等，和已經施行這個原則的煤汽公司，這些公司的資本，比於這國用在這種實業的資本，多過一半，都已表示傭工和僱主能夠諒解，有些竟達到完全的合作，倘若資本家和勞工要有較多的勞工合夥的事業，也是一件可能的事。例如首都南部的煤汽公司證明工人如有資本在他們工作的工廠裏面，和有這業務上的管理權，這就是一個工人能夠幫助改造工作情境的主要成分，因而也就可以免脫商聯主義大大的影響，和市政與國家舉行偉大企業的行動。要這樣去廢除一切資本的和少數專制的實業，當然有許多困難；但一般實際的人，對於這個問題的答案，就是：「這些困難，能夠有法排解，並能夠防杜現

在的，將來的，勞動和資本種種的紛糾情形，那豈不是一個太費的事情呢？」或者近代的資本主義，將打起精神，把實業上的所有盈餘，都要裝進他自己的袋裏，和對於實業上的管理權能，也都要極力保持，似乎更爲有味，但是工人對於這種處置，若拒絕做有效能的工作，資本家就要讓步，否則勞工與資本家的進項，由於偉大的實業紛糾，也就要有所減少¹。」

1. 千九百十二年的合作年刊之「勞工合夥與現今的勞動紛糾。」

我們前面所說的，是從勞工合夥上着想，並沒有排解那種紛糾，而罷工和實業戰爭，好像就是惟一的代替東西。

還有一兩個事實，要加考慮。有許多存立的有限負責公司，不能夠付給紅利，和有許多的私人行號，也有商務停滯的年，照例只有損失而沒有盈餘。

若有一個有限負責公司，尙且不能夠付給紅利，他怎麼能夠顧到紅利分享呢？在商務停滯的年，私人行號，決不肯把沒有紅利分享之事實，公布出來。若是

工人要分享紅利，他是否願意減少工資，作充補損失之用呢？這是要問的。

這失敗的商人，日見消滅，和較小的行號，陸續去併於偉大的業務，倘若循序而進，直到小的實業全行消滅之時，則勞工合夥與紅利分享，或可作為國有的社會主義唯一的代替東西。

當今之時，紅利分享，好像是資本和勞工對抗的緩衝機，在好些例上，他是一個抵制罷工的擔保。但是在任何實業，而他的工人在商聯協會，有強有力的組織——例如礦工——在那個實業，無論那個特別行號，採用紅利分享，都不能夠使他的傭工不加入同盟罷工，是一件無容疑惑的事。

在現今的時日，無論如何，紅利分享的可能，像是很嚴格的限定了。雖然一般傭於煤汽公司的工人，和傭於一個特別實業的工人，得了這個計畫的利益，這是一件顯著的事，然而他不能有普遍的應用，因為有了商務上競爭的情形，和商聯協會的發展。

無論是一種聯絡的精神，致令工人要和他們的僱主，來實行勞工合夥，不和其他的工人取一致作戰的行動，而這種行動，與他們自身沒有何種利益，與及加進一種爭論，而這種爭論，也不是他們找出來的；或者那種精神要使他們和他們的同胞工人聯絡起來，去要求各方面的進步，而他們自身的利益，則置諸不管，這是一個頗要討論的問題。

有一般人，都以爲一個有聯絡的勞動階級，是促進社會進化的工具。也有另一般人，則以爲資本家和勞工聯合起來，除促進社會進化而外，還要加上社會的安寧。

前者自然是相不相信種種計畫，如其能夠使工人對於他們全體階級的要求，減少服從。

後者實在是歡喜看見資本家的企業裏，工人也會變作股東。所以紅利分享，雖能夠使勞工和資本家發生一種好的情感，然而對於有聯

絡的勞動階級之行動，也有一種阻力。何況他的提倡，是由於僱主，而不是由於傭工，他雖然增進工人在物質上的地步，然而沒有大大促進他們在實業上的責任。

還有一層，他的利益，祇有傭於這特種實業的工人能夠享受。他不能夠幫助失業的工人，也不能夠幫助在這特種實業以外工作的工人。

但是我們要把那些撤開，讓我們再行認清勞工合夥與紅利分享，可算是一個代替社會主義的東西，抵制罷工與勞動戰爭的擔保，和人類達到公共境地的和平大路，因為現在既有托辣斯的增加，又有資本集中的傾向。

附註——以下的紀述，載於千九百十二年七月的商部勞動報，表現在現今的時候，紅利分享和在業務管理上的責任，沒有何種強大的關連。

『照例傭工握有股票，當有普通的選舉權，而他們的股票和所投的票之效力，應該和時間增加，然而現在有好些重要的例外。現今在股東常會投票總額

之比例。屬於傭工的，不及百分之五，在各個例上，幾乎是一個很不重要的成分。現在所論的，百個業務之中，只有六個業務，有傭工的代表出席他們的董事部。然而有許多採用紅利分享計畫的業務，設有聯股，包有僱主和傭工在內，而傭工的功用，雖然不過是一種諮詢的性質，然而不能不算是重要的。

第六章 農業合作

在大不列顛的農業合作，比之大的分配社的事業，是一件微細的事務。

這是一個落後的運動，他的進步，也很遲緩。這個困難，要充分了解。在人民衆多的地方，而他們又工作於同一的工廠，分配合作，已經成立，而且興盛。每日接近的工廠生活，是一個交換思想，意見，和培養互信，友誼，親愛之媒介物。所以在英國的工廠區域，常是「德謨克拉西」運動的種子場。

但是農作的人，——無論是地主，農夫，或勞工，——得不到這種工廠裏工人的接近生活。他們在每週上市的日子，會見一次，祇論點物價和收成等等之「平常」。

事情。』至於農作的，勞工則在每日工餘的時候，或會集一處，——覺得疲勞沮喪——在這個村莊的公共地方，消費一個小時。但是每年之大部分的農作日子，都是單獨工作，這種岑寂孤獨的生活，不能夠發展他們的社會天能，這個天能，就是實業合作的根基。

所以實業革命，生出來一個富裕的管理階級之工廠主人，他們的祖先，常是工人，在英國的鄉村，就沒有這個相對的東西。大地主的祖先，決不會是農工，或小的農夫。農夫終是農夫，或降作勞工。勞工終是勞工，他們之大多數，都是在貧苦院裏了畢餘年；然而他們的兒子，就要遠離故鄉，往別處去尋生活。甚至地主自身，常是變為窮措，他的田莊，就要變賣，而他的地方，也就為一般營商獲利的富翁所有了。

農業地方，顯然是合作同業的瘠地。農業合作的運動，看來雖是輕微，然而是一個緩進漸長的運動。在許多地方前之懷疑種種新的思想，厭惡一切變更，與

及不信一般事物可以改良，——這都是鄉村合作者之大大的阻力——現都漸漸拜服合作的教訓。所以有許多鄉村的人，不僅是盼望合作，並且以爲是極要緊的，倘若農工要有任何一種的生活。

在丹麥 法國 愛爾蘭等處，農業合作的發達與興盛，頗爲顯著。在大不列顛，顯然可以照同樣的方法進行。因而在英國的農業組織有限社，就產生出來了。

這個愛爾蘭的農業組織有限社，成立於千八百八十九年；而英國的，則成立於千九百零一年。

讓我們先述這個愛爾蘭農業社之事業。

這社的創設及其成功，全是由於勃浪克爵士 Sir Horace Plunkett 的力量。他看見鄉村方面的文明，瞠乎落後，而『財富，權勢，居民』等等，都被市鎮吸去，若是鄉村再要興盛起來，和這個『歸本於農』back to the land 的呼籲，將要實現，不要是一個號召，農人要有三件東西——『較良的耕作，較好的商務，及較

美滿的生活。』並且他說這三件之中，較美滿的生活，是最重要的，也就是其他兩件的果實。所以當他充當愛爾蘭農業部副部長之期間，就去教導和幫助農人改良耕作，而愛爾蘭農業組織社，則聯絡農人推廣商務。『這個自動組成的愛爾蘭農業組織社，首先請求一般熱心的愛爾蘭人捐助款項，而他們也樂於報効，於是聯絡農人的事業，才能着手進行。』這社不是有派別的，也不是有政治性的，天主教徒，耶穌教徒，國民黨人，統一黨人，在起初的時候，就是有這社的社員。天主教的神父，耶穌教的牧師，地主，佃戶，都服務他的股會，都以爲『愛爾蘭的福利，完全靠着他的農人的福利，在詳細研求愛爾蘭衰頹情況以後，深信『惟有由聯絡的效力，或者能夠產出一個較好的景况』和惟有由農業合作，農人頻危的生存，或者能夠逐漸興盛起來。

在這社組成以後，政府也就設立一個愛爾蘭農業部，這部不會開辦農人的專門教育，因爲看見這社對於此着，已經進行，於是給他津貼，請他繼續辦理這

種專門教育。自從勃浪克退職以來，這項津貼就漸漸取消，而這社和這部的關連，也就起了變化。同時英國的農業組織社，在千九百零十年，收受農業部的津貼，有千四百四十鎊，蘇格蘭的農業組織社，也收受一筆很大的津貼，然而愛爾蘭農業組織社，在千九百零十年所收受的津貼，僅三百五十鎊。但是這社雖受着政府不平的待遇，然而他却慢慢的發達起來。與他有關連的種種農業社，售出牛油的總額——牛油自然是愛爾蘭農業的主要出產品——在二十年之中，已由四·三六三鎊，增至一·八九七·六三〇鎊。而他的商務總額，爲二·五八九·五五九鎊。在千八百八十九年，在愛爾蘭的農業社，只有一個，現今却有八百八十個社。這些社中之三百八十個，是製造牛油的作坊；有一百六十五個，大抵是販買和出售關於農作上的器械，人爲的肥料及種子等等，——他並得着愛爾蘭批發社的帮助；有二百三十七個是借貸社，即是鄉村的銀行；其餘的是亞麻社，畜牧社，和各種實業社。在千九百零十年，在愛爾蘭的農人，有十萬是合作

社的社員。

愛爾蘭的經紀有限社，售賣農業合作的出產品於零賣商人，和愛爾蘭的農業批發社，則供給農業需要品於各農業合作社，他們的組成，雖然不久，然已表示他們的商業，是一個逐漸增加的。他們都是協會，由愛爾蘭的農業合作社所設立和管轄的，同時這愛爾蘭農業組織社，祇管組織，鼓勵，教導方面的事情，讓這些協會去管理一切商務上的營業。

這個愛爾蘭農業組織社的事業，要人去充分領略。合作的製乳作坊，農業社，農業銀行，畜牧社和協會，都是從這社產出，並且在愛爾蘭的鄉村，能有變化，都是由於合作，而千萬數的愛爾蘭農人，對於這層，頗願承認。若是愛爾蘭的農業勞動者，沒有大大的受着合作的利益，將來就要知道促成鄉村進化之不容易。

從一千八百二十九年以來，在英格蘭有一個小的農業合作社，創立於薩霍克 Suffolk 的亞信頓 Assington 別的同樣的社，創立於克勞斯特 Gloucester

的握文斯 Coln. St. Aldwyns 的，已經辦有成效。但是在這個英吉利農業組織社不曾設立以前，（他設立於千九百零一年）那就沒有聯合農人和小佃戶之重要運動。他和愛爾蘭的農業組織社一樣，絕對不與聞黨派政治，也不經營商務，而他的目的，在提倡農人的合作，和幫助組織農業合作社於英格蘭及衛爾斯 Wales。（現在蘇格蘭有他自己的農業組織社。）這個蘇格蘭的農業社，在他成立那年之末尾，共有社二十五個，他的社員共有五百一十一個，商務為九千四百六十七鎊。在千九百零十年之末尾，共有三百九十六個農業社聯接於他，社員總額為二萬四千，商務為一。一〇〇・〇〇〇鎊。小的農作社共有一百六十一個，至於供給在農業上的需要品，和售賣他的出產品的農業營商社，共有一百四十五個。製乳農人的組織，慢慢才合作起來，他們在英格蘭與衛爾斯的社，不過有十九個。

這個農業組織社，他的組成方法，不同於合作社，也不同於合股公司。後者的

紅利，則分至股東，無論他是或不是他的購買者，但是一個真正的農業社的紅利，則只分於購買者，按照他的購買總額而分配。農人所以開設合股公司，要得到在售賣出產品上之較好價格，和批買他們自己農作上需用的種子之勝利。但是後來原有的社員死了，或變賣了他們的股票，而這個公司，就變作一個私人商行，單為賺着紅利而營業，這就不是一個合作的業務，是一個在倫敦之大的合股供給商店。

原來這個農業組織社，不要創設農人的合作社；祇要極力提倡和合作批發社，較大的分配社，及農業社發生關係，他也頗有成就。在合作者之中，要有一種充分的通商。他雖然去向合作批發社購買貨物，然而分配社，不過近年以來，才想到購買他的牲口，羊，豬等物。對於互相通商，在現在的時候，兩方面都覺得發生一種較烈的情感。

然而他在鄉村合作的成績，是很有價值的，而他活動的歷史，並沒有把他在

農業合作上活動說完。許多在密得蘭，諾森柏，特藍，蘭克州，約克州，耿赤及得宛等處的分配社，現在都有他們自己的田地，栽種應需的農產品。在蘭克州的C. W. S.，有他自己的農莊三百二十七畝。蘇格蘭的分配社，在斯特林 Stirling，佛夫 Fife，海鼎頓 Haddington 及皮波斯 Peebles 等處，都買者（或租者）他們自己的農莊。

從廣義看來，農業組織合作社和農作分配的區別，有如生產合作和分配合作的區別。這個農業組織合作社，包括農人和那些直接在土地上工作之小的佃戶在內，由於聯絡，他們可以成就較好的業務。但是大家不能夠一概充當這社的社員。這個合作批發社和分配社所以僱傭人民耕作，不過在得着農業上的出產，有如他們僱傭別的人民於皮鞋廠，布廠，或印刷廠一樣。這樣被傭的工人，若是這些社的社員，就可享受他們在購買上的紅利，但是他們沒有多過任何個人的勝利，若是他也是這些社的社員，並且是他的一個購買者。

於千九百十一年，在大不列顛所登記的農業合作社，共有六百十九社，而他們的商務總額，爲一·六一七·〇六三鎊。其中有二百三十八社，是供給農業上需要品的商社；有一百九十四社，是小的農作社；有七十七社，是蛋和畜牧社；有二十九社，是製乳酪的社；有二十三社，是合作農業保險社；有四十五社，是貸借的銀行社；（包括中央農業銀行在內）有十三社，是各種關於農業上的雜社。這個登記的農業公會有限負責公司，不包括在這些數目之內。

在農業合作上，當然有免不了的失敗，但是在去年（千九百十一年）僅有八個社，因失敗而解散，而成立的，則有四十三個小的農作社從新登記，這八個失敗中之三個，因爲他們不能夠得着地皮，所以不要奮鬥下去。

近三十年來，丹麥是以合作乳酪場著名。現在他有千多個農業合作社，而他的每個村莊，都有一個合作乳酪場。那國所供給的牛乳五分之四，都是從這些乳酪場得來。但是丹麥是一個認許有小的地土繼承權之國，而他的政府，起初

就幫助農業合作。至於在法國的農業合作會，*Syndicats Agricoles* 近六十年來，已經增長起來。

在千八百四十四年，法國的農人找着有許多外來的競爭，並有危及他們的興盛，所以來辦合作，以求生命的保存。在那年的時候，這個農業合作會，也得了法律的認許，——組會的自由，以前都被禁止——而他的會員，公開於地主，農人，官吏，經紀人，及製造化學的肥料與農業器具等人。這會在政治上，照例是完全中立，而他起初的主要目的，是幫助農人購買化學的肥料。但是這個運動擴大他的目的，是一個很快的發展，並且當這會已變作協會的時候，在鄉村的全體居民，都佔着勝利。他每年的人會費，由兩個半至三個半佛郎，而這費的收回，是一件很顯著的事。由於加進這會，農人可以得著出產品上較好的價格，農作技術上的幫助，與及牲口保險和借貸的勝利。他是一個實業的組織，去聯絡農業的僱主，傭工，農人，地主在一個目的之上——這就是要使農工富裕。

在一個國家，如農人常有土地的所有權，並且地主對於佃戶之態度，不像是封建式的，這就可以擔保農業合作會的成功。但是在大不列顛的廣大農莊，都是落在非農人掌握之中，而且還有種種困難去妨礙一般窮人購得土地，所以在農業上的合作行動，有了顯著的限制。倘若在大不列顛的地主，如有一種較好的精神，而農夫與勞工，又有一種廣大的知識，及寬宏的心思，在這個國家，或者能夠鼓勵在農業上的合作運動，因而鄉村地方，也可得點勝利，但是很要懷疑，若農業生活，要享有他分內的榮耀，除非把關於土地借貸的法律，先行着手改變。

第七章 大陸上的合作者

在大不列顛，這分配商店，就是一個合作顯著的標幟，而且不列顛的合作者，也都特別表示在零售商務上之能力，並且對於他們商店的顧客所需要的物品，也能够供給如意，所以全世界的合作者，只能望而驚嘆。

這不列顛的合作者，明明享有那種善於營商之民族之性質，而這種性質，是否應該為我們的榮譽，和是我們民族的特性¹。

1. 關於『不列顛』這個字之用法，是沒有『成見的』蘇格蘭的讀者，如他們高興，可用『英吉利』這個字來代替。

別的民族的合作者，都已設立分配社，也都有所成就，幾至在歐洲各國，都可找着合作商店。但是在大不列顛的分配社，包括製造分配在內，即是世界中之最大的，最重要的，和表現團結精神之最顯著的，所以在別的國家，也有這個相同的他種表現。

在愛爾蘭丹麥法國等處，一般小的地主在農業上合作的發展，遠過於不列顛的農業合作者。並且法國對於紅利分享，已經有過長時間的試驗，所以也能表示在實業上實行紅利分享。

在德國的合作放債銀行，他的經營方法，無論是依照雷霍孫 Raiffeisen 或

洩次德里基 Schulze-Delitzsch 的原則，久已馳名世界。

在比國的『民衆居』 Maisons du Peuple 是由工作人民的自動而組成在教育上，休養上，而非商業上之一個社會企業，或者即是在歐洲西面最著的榜樣。若是在今日之大不列顛的合作銀行，不配比於在德國的合作銀行，而我們合作社裏的閱書室，也不配比於在比國城市上『民衆居』裏的閱書室。

這兩個在德國之不同的放債銀行及其管理的原則，決然不是一樣的。因為雷霍孫銀行，却是一個鄰人互助的公會，而洩次德里基銀行，則一個合作的放債社。

在千八百四十九年的時候，雷霍孫在普魯士 Prussia 開設他的放債銀行。他是一個市長，找着他鄉村鄰人的窮苦，所以要辦這種銀行。並且看見他們落在放債人掌握之中，被債務所顛連，以致沉淪於債海之中。一個小的農人，一經落在放債人掌握之中，所負債務上的利息，積至不可勝計，他有什麼機會能够

恢復起來呢？所以雷霍孫想到互相幫助，即是一種代替這班放債人之東西。

一切農人必定要聯絡起來，而一般好意的人，也應該去幫助他們。所以這個放債銀行，也就成立而興盛了，然而他之所以成立興盛，是由於得着一般友愛的和富裕的男女之幫助，和他股票的價值，非常之小，而他在營業上的費用，因為得着一般人自由的服務，所以能夠使其至於最低限度。照例各個股東對他所負的責任，是沒有限制的，因為有了連帶的責任，則是一種擔保，而單獨股東所不能供與，所以個人當要財力幫助的時候，不會再被私家放債的人所操縱。不過當他去向這個銀行借貸，要有他同人的擔保，並且他們都以爲他的借貸，是必需的。在各個例上，借貸的目的，必定要指定的，因為雷霍孫銀行，不經營普通借貸的業務。他借貸的利率爲五釐，在這個利率之上，許多小的農夫能夠得到幫助，故雖有一個不好的時年，而不會被縛於一個致命之債務。

這些合作的放債銀行，後來雖然成功，然而在她們的早年，並沒有得着充分

的贊許。直至千八百八十年，在德國的雷霍孫銀行，才變作一種實在有聲的組織，並且近三十年來，他也保持那個聲譽。

這英吉利農業合作銀行的組織，是依照雷霍孫銀行的榜樣，而且這個德國的合作榜樣，和愛爾蘭的農業組織社之設立，發生一種密切的興趣的關連。

『大約在千八百八十年的時候，合作運動，在丹麥，德國，和其他的大陸上等國，非常活動。那個時候，勃浪克爵士正在研究合作，恰好芬萊神父 Father Finlay 從德國大學畢業回到打不寧 Dublin 有人請他演講，而他的講題，就是在德國的合作銀行事業，依照雷霍孫制度所經營的。勃浪克也在那裏聽講。他對於合作的意見，完全和芬萊一樣，所以他找了一個介紹去見芬萊，由於這個介紹，他們就發生了一個友誼，這個愛爾蘭農業組織社之設立，和愛爾蘭的農業合作之發展，都是淵源於此。¹

1. 見佛蘭牧師 Rev. Phelan P. P. 所講演的農業合作，是愛爾蘭農業組織

社所刊行的。勃浪克芬萊兩人，現在仍是這愛爾蘭的農業組織社的社長和副社長。

在全德國的雷霍孫銀行，現在已聯做一個聯會，他們並且組織了一個在業務上的普通經紀。

第一個洩次德里基的放債銀行，開在千八百五十年，是由洩次所創辦的，他是一個審判官，住在普魯士南面，而這個銀行，人都叫他是一個急進聯。這銀行的營業計畫，與其說是要替借債人得着利益，無寧說是要替放債人攫取紅利，所以他們股票的價值，是很大的，——每份股票，約值三十至五十鎊之間。照例股東要無限負責，恰像雷霍孫的銀行一樣，但是他對於借債人索取之利率，常是多過五釐，或竟至三分。

在這兩個例上，人人都明白在銀行上合作的勝利。在雷霍孫銀行，農人所得的利益，是不可勝計的。在洩次德里基銀行，人人聯絡起來供給款項，因為如此，

所以在營業上得了大大的利益。至於借債的人，也大大佔有便宜，若是他把同私家放債人借貸之條件，兩相比較，因為洩次德里基銀行所取的利息，比於那些私家放債的人所取的，較為合理，並且這銀行的盈餘，借債的人也能分得他的一份。

在英國合股的銀行——現在逐漸合併起來——久已據有他們的地位，所以合作的放債銀行，頗難有插足之地；雖有那些人對於銀行不能給與多支的擔保，然而又有典押的人存在。

但是不列顛的合作者，無論是在城市的，或鄉村的，都要表現能夠去注意經營銀行事業纔好。至於在大不列顛農人之中，也要能夠發生一種互相信任，使一個農人，若要借貸，要去向他同人的股會磋商，這是一個不容易答覆的問題。現今很明白的，就是一個窮苦的農人，要去向銀行的經理人借貸，而一文沒有的書記和工人，也要爬進典押人的祕密室商議借貸，因為這班窮苦的人，對於

他們的隣人，厭惡認許他們的窮苦。但是沒有如此的認許，合作銀行，也就難以生存，而這種銀行之需要，在此地比在德國，是一樣要緊的。在這個國家，若要開設合作銀行，要使這種合作的精神，去感動好意的男女，才算是唯一的工具。然而這些銀行，不能夠使一般柔懦者，懶怠者，或愚笨者，免却覆敗。他們並且不能夠援助一般疑忌的，嫉妬的，和驕矜的人，與及那般仍願覆敗，不願去求人幫助，或收受他人的援助。對於這般愚笨的人，固然無法援助，而聰明的人，又太驕矜，受人的援助（當在覆亡的時，他們還安慰自己說，『他們的困苦，只有他們自身知道，』）那麼，合作者和他的放債銀行，是同樣的沒有效力。不過他們對於一般友愛的和勤謹的人，或者能夠做點交易。因之在大不列顛的合作放債銀行之將來，全要靠互信的情感之滋長，要排棄那個驕矜的和厭惡友愛的幫助之障礙，與及拔除那個在親屬和相知間之『保存體面，』因而推却需要的幫助。

在那個實業發達和人煙稠密的比國，他的民衆居，即是合作顯著的表現。而且在他的好些地方，這些民衆居，都是社會黨機關的財產，在其他的地方，他們是由天主教會所建造，並是這些會的財產。他們裏面都附有合作的麵包作和分配社，而他們的普通規則，就是被傭的工人，可以充當會員，可以和消費者均分紅利，並且可以選送代表出席股會。要按照『居』這個字充實的意義來議。和他的裏面，都備有演講堂，音樂室，會食堂，即是休養與教育的機關。他們既是由工人的合作行動所建設，所以他們的管理和保持，也都是依照合作的主義，在釀赤 Ghent 的地方，例如大的『吳蓋易』 Vooruit 是由合作的麵包作所建築，他開在千八百八十年，起初非常微細，而現在則是一個極興盛的業務。這個吳蓋易除包有閱書室，藏書樓，會食堂而外，還包有雜貨店，襯衣部，和診所。

在北京的『民衆居』，也是一個很小的合作麵包作蟬脫出來，成立於千八百八十二年。他現在的房屋，造於千八百九十九年，而他的建築費爲四萬鎊。他

是由商聯工人建築而成的，在他的裏面，設有咖啡店，零賣店，診病室，戲園，音樂室，並且是社會黨運動的總機關。

在意國的合作發展，則見於『勞動社』Societa di Lavoro。他是一個包工的實業組織。而他所包辦的工作，是修造道路，和一切普通工作，他的社員，要注意到所包辦的工作，實在完成，要指導他的管理，並且能享有他業務上的紅利。其他意大利的合作特質，須注意的，就是在拉寧 Turin 的合作聯盟，這個聯盟，不但替他的社員設置診所，並且代合作者的兒女，設立一個特別的藥房。

雖然合作者在全世界所經營的事業，頗欠完備，和各國的合作者互相交際的機會，仍多阻礙，然而國際合作聯盟的成績，頗能擴大我們的學識，和鼓勵一種廣大的交際。他的總機關，是在衛斯民斯 Westminster 的聖斯赤橫 St. Stephen's House。英國卽是他最大的納捐者。德國第二，奧國第三。再次的如下：瑞士，凶利牙，比國，芬蘭，丹麥，俄國，意國，荷蘭，瑞典，挪威，羅孟尼亞，塞維亞，印度，和美

國等國，最少的爲西班牙，坎那大，亞丁尼，西勃來斯，日本，和布格里亞等國。

這個聯盟所收各個小社最低限度的納費，每年爲十先令，他的成立，雖然不久，然而他已經使各國和各民族的合作人會集起來，並且使他們都發生種種密切的和友愛的關係。

一國的經濟情狀及其生活習慣，自然會使合作的衝動，表現出來，並且他的生活習慣，常爲宗教信仰，和社會習俗，與及經濟情狀所左右，所以我們最好要知道在別國的合作事業更多，那就更好。

大不列顛的合作分配，從合作方面看來，非常之大，而我們的孤立海上，助着使他們表現更大，而且別的種種合作活動，都被他們所掩蔽。我們只要考察別國合作者在別方面的活動，——特別是在丹麥，法國，德國，意國——我們就可看出我們的短處。我們對於這個在大不列顛的合作分配之偉大業務，固不可因有其他的企圖，而減少他的尊崇，也不可存着這種概念，以爲互助已大有造

於人類，他是一個在生活上的偉大東西，而不是一個改良供給必需品的成分。『合作者必定要有所防備，——這就是不要認錯他們運動的目的，不要重視他們在商務上成功的結果，不要有不法的和貪婪的行動，及不要專謀發展，致不惜犧牲一切的誘惑，——而且他們的防備，必定也要是建設的。』

這就是教育股的股員雷亞 W. R. Rao 在千九百十一年的一年會，警告他合作同人的言論，並且合作者常是如此互相警戒，都以為自滿是一個致命的危險。

第八章 教育事業

合作者從先就覺得教育事業之重要，故關於合作信仰，他們就極力去研究，並且去使公衆明瞭。而他們所做的，又不止於此。他們的目的，在逐漸造成一種好的公民，由於他們首領明達的教導，他們頗有助於我們在德謨克拉西上的學識。

在業務方面，合作頗有成功，因而就掩蔽了他的教育事業；特別當現今的時日，有公家的藏書樓，縣議會的，和大學的巡回演講，使羣衆工人得到許多研求學識的機會，而這種機會，在六十年以前，是這個國家的羣衆工人所夢想不到的。

洛克得兒的先鋒者，開始就決定把他們贏餘的二釐半，應該作爲辦理教育之用，他們把這筆款子，用在閱書室和購買報紙——那時候的報價，每份約值四辨士至六辨士。一個社交和討論公共問題之室，也設立了，從千八百五十年至五十五年，那些優秀的先鋒者，立了一個學校，去教育青年讀書，寫字，學算，而收受各個學生每月兩辨士的學費。及至這社的贏餘增加起來，這先鋒者的合作書樓，又添了種種科學的和專門的期刊，在千八百六十二年，在洛克得兒地方，有人聽見勃策里說過，據在倫敦的學術研究會的一個會員所說，在這個書樓裏之閱書室所選的期刊，『比之學術研究會所備的，較好較多。』

但是合作者的教育事業，被千八百五十五年的實業節用社之議案，給了一個阻障，這個議案規定各社用在教育上的用費，出於他的公積，是違法的。雖然這個議案，爲千八百六十二年的議案所打消，但是當時留作教育目的之二釐半，也就取消，並且『各社都以爲用在教育上的費用，是一件不重要的事體。』直到如今，尙有許多合作社都不承認在教育上的費用，是『一件重要的事體。』

一個特別指定的調查股，查出在千八百九十六年，有五八六社，用在教育上的經費，達到四六·七五三鎊，在千九百零二年，有七四六社，用去七三·六〇八鎊，在千九十一年，有八三二社，用去九九·六九四鎊。

我們要認許這個事實，就是在英國的政府和市政所負施行教育之責任，已經逐漸增加，但是合作者要施行一種在合作信仰上，和實行上的教育，這是合作社的特別事務，不可聽之國家。關於這個事情，可引千八百八十三年批發年歷之一段，來作這六百個社的教訓，因爲他們在千九百十一年，並沒有給與

何種教育之津貼：

『我們覺得慚愧查出教育之津貼，不合作社一切的發展同樣增進。許多先進的合作者，研究合作，雖是由於不得不然，但是合作社現在的盈餘，都是從那個研究得來，所以一般新進的合作者，也要同樣去研究他纔好。倘若這新進的合作者，不明了合作的意義和應當如何進行，則我們將有什麼法子去預備我們將來的指導人，經理人，和其他的辦事人呢？我們的意見，就是要各個社最少須把他的盈餘二釐半去辦教育，可有報酬的，若是他們現在不去造就合作人材，雖然還可成功，因為有先進的合作者仍舊存在，而且去指導他們。』

第一要緊的事，就是合作者要有一種關於合作信仰上的教育，而第二要緊的事，就是要對於公眾，去宣傳合作。

三十年以前，托英辟 Arnold Toynbee 曾在合作大會，請求合作者施行一種公民的教育，因為國家已經把初等和技術的教育，認為他的責任。

『然則合作者應當施行那部分的教育呢？我擬的答覆，就是公民教育。所謂公民教育，就是這社會中之各個公民，要了解他對於各個其他的公民和社會全體之關係。但是合作者爲什麼應當施行這部分的教育呢？因爲合作者若要實行他們認定的目的，他們需要這樣的教育，多過任何一般之人，和我們若是詳細考察合作運動的本源，我們就可以知道教育卽是他理想的目的。』

尼耳，魯德諾，何勒克，皮斯，勃來赤，Pratt，勃蘭霍 Blandford，和其他的人，他們的名字，俱刊在合作的年刊，都極力主張要辦教育。斯醜亞教授 Prof. Stuart，當他主席千八百七十九年的合作大會，他的演說，就是要合作者注意到沒有知識之危險，他的告誡，在當時雖爲合作者注意，卽在如今，也要有同樣的注意：『倘若你的羣衆社員，在經濟學上，商務事實上，這國和別國的狀況，商業的歷史，普通的學識，和什麼是你要得着的特別學識，及你如何去探求這種學識，沒有受着充分的教訓，——我可以說——倘若你的羣衆社員，在這些事情上，

沒有受着充分的教訓，那麼，合作運動，就會發生一個真正的危險；你的羣衆社員，變成一個障礙，而你的財產，也就變作一個險物。……你的運動，是一個空前的德謨克拉斯的運動。所以這個運動，不可專靠有好意識的少數社員，須靠着你的有好意識的羣衆社員。……第一着，你要在你的主義上，經濟學上，及你自己同樣的企業之歷史上，去教育你的社員；第二着，你要概括教育他們。教育是人類的要需，而合作者有如生命的需要。』

因而在千八百八十六年，在合作聯會之中，組成了一個中央教育股，『第一着，要造成一種合作的品格和觀念，第二着，也是很要緊的，要訓練一般男女對於在實業上的和社會上的改革，與及市政上的公共生活，都能夠有參與的學識。』

這個中央教育股，在幫助各社辦理教育事業，配置所授的課程，舉行種種試驗，給與獎品及設立津貼學額，發給證書，刊行課本，並且選送代表出席牛津滿

邱斯里治，倫敦，柏明罕，德蘭，利物浦，及柏耳華諸大學的聯股，和編纂他每年的事績報告於合作大會。

至於訓練一般在合作社裏服務之書記和傭工，也是由這個教育股擔任，並且由他的名義，產出來了一個合作的學生友誼會，一個國民合作會，及一個青年合作團。

在牛津大學中之格里愛學校，Oriel College 備有一個每年百鎊的津貼學額，限期四年，——這是紀念尼耳的津貼學額——和每年給與兩個十鎊之旅行的學額——這是紀念勃蘭德的——這是關於合作者的教育事業，應當要說到的。而合作聯會，每年也給與許多的津貼學額，使學生去在牛津的假期學校聽講，這些津貼學額之款項，都是由這個教育股會所管理。

近十年來，雷亞 W. R. Rae 充當這個教育股的股長，他是一個最堅毅的合作者，而他說明在合作信仰上的教育，其熱誠的程度，有如尼耳和其他先進的

人一樣。例如從他上年在合作大會所講演之一段，頗能看出他具有這運動最好的首領之精神：

『我們要發展在實業上和商業上的道德，並且我們應該要有一個公共的經濟理想去發展他出來。我們不應該承認這班誤解經濟學的人，教授我們經濟學。倘若我們還不看破這種科學，並不是名實相符的，不過是一切事物絕妙的解釋，人們依據這種解釋而得着財富。他說明那項的財富，集於那種的府庫，但是他沒有指點人們應當如何對待其他的人們。而人類團結的真義，決不是現在的經濟學能夠宣傳。我們知道生命和生活，比之金錢和「成功」(getting on)是較為要緊的事，但是我們有一種在實業上的經濟和情形的明瞭觀念。我們對於財富的分配，時有所擾，但是我們沒有演進新的情形之目標。我們對於土地及其所有權，時常憂慮，但是我們想不出一種代替的東西。』

以上所述的，按照雷亞的意思，就是合作者要『從新激發他們的集合行動

與公共利益之老信仰。」而且他們將來要進行的事業，必定要是『建設的』。

『這音樂會，公書樓，報紙室和這演講會，都有一個長遠的歷史……我們對於自己，我們的兒女，和我們的傭工，都應該去極力發展一種合作的觀念。』

現今各地方的分社，都繼續開設演講會，音樂會，社交會等等。

並且各區域的會議所以出現，爲了要討論『大的紅利』、『最低限度的工資』和『傭工的訓練』種種的內部問題。

雷亞和許多贊同他的人們，都要把合作聯和他的中央教育股，作爲公認的經紀，來做統一合作的教育事業，而各區域會議的公會，則供給一切材料，藉以造成一個公共經濟的方法。

一般合作社在業務方面的忠誠，可由他們和批發社交易的總額而斷定，所以在教育方面的忠誠，人都以爲不但可由他們用在地方上的教育用費而斷定，並且可由他們給與合作聯的幫助而斷定。

一般優秀的合作者，頗關懷於各社的教育事業，在這個事業上，有許多地方，都以爲急須改良，這就是一個合作運動生命康健的標號。合作者雖有了業上的成功，然而不致有拋棄他的主義，和漠視他的理想之危險，不過在合作大會之中，要有一般男女促人注意到這個運動的弱點，並且以爲一切事務，不見得都是毫無指摘的。

倘若合作者都以爲關於這個運動，是毫無指摘的，和厭惡種種需要的改良，或信仰冷下之提議，那就要立即發生危險。因爲這種自滿的精神，對於合作者是很危險的，對於其他的人，也是同樣的危險；然而能有宏大識見，自覺力量，因爲既是人類，間有錯誤，是不能免的，並且能夠立定主意，對於一切裏外的敵抗，都要同樣的去奮鬥，這就可以使一切好的主張，大大加增勢力。而且一切事業的成功，必定要有這些東西爲之保障；因爲他們是促進人類一切事務進步的根基。

婦女合作會的事業，前面已經說過，若是把這個事業置諸不論，那就不可說是一個合作運動完全的紀述。按照這會的宣言，他是「一個婦女自治的組織，他們要來替人民謀福利，就從合作來着手，並且他們也要探求他們自己的進步，自由，和在家庭，商店，工廠，以及在國家之一切平等待遇。」這會的宣傳，大概是要鼓勵婦女對於合作商店，和關於男女一切社會上的問題，須有一種活發的興趣。婦女即是經理家務和購買物品的人。他們應該能够辨別在相當的情境之下所製成的純潔物品，和在不適當的情境之下所產出的惡劣物品。讓我們說，若是各地方的合作商店，售賣私人行號所製的肥皂，呵呵茶，和糖醬等，來代替批發社所製的同樣物品，大抵都是顧客有以致之的緣故。

他們現在不但是合作商店的顧客，並且也是合作社的股東。他們出席教育，管理和中央教育等股。他們對於付給合作傭工的工資，和他們工作的時間，負有同男子一樣的責任。

在這個國家，婦女參與公共的事務，比之男子，較爲落後，而且對於經營合作的事務，時常受着一般嫉妬的男子之挫折，以致不能多有成就，他們在許多地方，都表示他們的能力，並且是好的合作者，這種聲譽，必定要屬於婦女的合作會。至於他的教育事業，實在是很有價值的，所以近年以來，男子的合作會，*operative guilds for men* 也發現出來，他們現在聯成一個男子的國民合作會。

在現今的時候，無論是在商界，政界，及其他的職業，都備用很多的婦女，而他們也有被選出席市議會，和公家的教育股，其實他們對於公家的生活，其重要的程度，有如他們在盎格魯薩克遜 *Anglo-Saxon* 和後半中世紀的時候一樣，所以他們在合作運動裏的地位，必定大大有關那個運動的將來。

任何一種男性的嫉妬，或性格尊崇的復活，要使婦女在合作的管理上，沒有一種充分的權能，那就必定要危及這合作的主張。從另一方面看來，若是一般

婦女都歡迎加進於合作運動裏的種種股會，這就是合作將來發展的一個保障。從大概而論，合作者對於婦女，頗爲公道，有如他們對於其他的事情一樣。比之現在公意，實在不相上下，常使巴力門 Parliament 瞠乎落後，——例如關於已婚婦女財產的問題——我們可有種種理由，可以推知將來婦女對於合作商店的管理，和合作企業的指導，將要享有一種較大的權能，而這種權能，是他們從前不曾有過的。

一切將來的事情，固然不可預知，但是婦女既然漸多服務於非合作的商舖，而謂合作者的偉大業務——分配和生產等業務——將不要婦女的通力合作，是斷然沒有的。這樣的日子，不久就要有了，然後婦女合作會的教育事業，就要認爲有真實的價值。

第九章 結論

讓我們來簡括的結束關於合作本身的事項，及其對面批評人的議論，要規

定他在企業上明顯的限制，和要注視到這運動裏顯著的危險。

我們要先述他的一切勝利。

『特別關於這種小的商舖之債務，合作已經把他除去淨盡¹。在任何家庭，他有所需，若是由賒欠得來，其害必至於滋長這種沒有責任心的惡德，合作就是要防杜這種惡德之蔓延，所以有許多家庭，已經增進他們自靠和自治的力量。但是他所做的，不單是要防杜家用的耗費。這合作商店，訓練一切男女去謹慎將事，並教導他們去好好管理他們自己的事務。所以合作者能有一種積極的責任心，也是由合作培養出來，並且他們由於操練管理他們的商店，得到一種經驗，是一切好的公民要寶貴的。而且由於經營他們的商店，地方和中央的局部，婦女的合作會，批發社，合作聯，和其他的合作經紀，一切合作的男女，也就能夠以敏銳的智慧和公共的精神，去討論地方自治與帝國政治的種種問題——這是在一個德謨克拉西國家最有價值的品質。

1. 見亞克蘭和蔣斯的勞工合作者 Working-men Coöperators。

所以合作不但發展私人生活的責任，並且發展公共生活的責任，並是一種公民的教育。

合作者開始就反對混雜劣品貨物於優品貨物之中，和力求供給在適合的情境之下所製成的貨物，他們已經幫助改良羣衆工人所享受食物的品質，和持高他們生活的標準。

由於免脫重重不生利的中間經紀人，他們也能够使物價低落；並且由於減省在生產上和分配上的成本，在許多例上，他們已經逃出窮鄉而能够有比較的獨立。

這個合作運動所製成的東西；文明，謙讓，友誼。他的信仰者，都能有一個自重和互相自重的品格。因為他們自重，所以也各個互相尊重，若是他們實在具有合作的心思，他們最少應該如此行動。

還有一層，關於社會的和平，合作尤有一種穩健的影響。他的成立，有如是一個代替競爭的東西，而他的宣傳，是要反對罷工與勞動戰爭，有如要反對一個常常激起罷工的低下工資和長久的工作時間一樣。在商聯者與合作者之間，發生許多關鍵，每當任何大的罷工發生之時，合作者常和商聯者表示同情。但是合作者以為罷工是一種戰爭的狀況，若是可能，就要去防止，然無論如何，是很可悲痛的。因為進化的途徑，依合作者看起來，是一條和平的大路，而人類所以採用合作主義，是轉到那條大路來求和平。

1. 在千九百十二年七月，合作批發社給與倫敦船塢罷工的工人一千鎊援助金。

然而人的天性，也許有乖戾的，所以罷工間常發現，竟至發現合作批發社的工店和工廠。

一班對面的批評者，對於合作者的信條，加以種種罪惡。

有些明說，培養儉德，而其流弊，竟致心思卑惡；所謂經濟，在乎費用之的當，而不在于平兢兢之節省；而且合作者終始不過要向他的商店作一種慳吝的購買。當然我們不要和那揮金如土的人辯論，他以為個個合作者，都是慳吝的人。若是個人生活，以他的進項為標準，因而得到一種較好的地步，是一種惡德，然後合作者纔算是一個惡德的人。（雖然我們欣羨那揮金如土的英雄，其實我們以為他是一個絕物，都疲於他的無厭借貸，故要遠遠的躲避他了。）

這種有條理的合作者的心術，其卑惡的程度，決不會多過那種沒有條理的非合作者的心術。不過把這個有條理的行為，當作一種罪惡，那就沒有辯論的餘地。

一般合作者對於不關他們商店的事情，常是沒有很大的興趣，這是要承認的。而我們也祇能說他們不比其他的羣衆人民，有所好壞，這不過是他們缺乏真正的合作信仰罷。

其他的批評人，則以為合作商店所賺的盈餘，及其半年內在購買上的紅利，於勞動階級，沒有實在的利益。他們的意見，以為維持生活所必需的物品，其價低廉，則工資就要低下，因為工資常是跟着僅足維持生活的水平綫。

這個唯一的答覆，就是生活的標準，既然逐漸升高，所以賺工資者的「僅足維持生活的水平綫」，也就會跟着升高。教育已經繼續的持高那個水平綫，而合作者在大陸上的同志，和他們在社會上的接觸，與及他們的演講，會議等等，這都是助着勞動者不能過活那種毫無生趣的生活，而他們的祖先所饜足的。然有一般反對者，他們恐怕各種業務，既然發展，而小的商舖和小的業務，則就要消滅。對於他們，我們可說，若是男女人們找到一切業務，由於合作的行動，可以得着很大的勝利，他們就要去繼續合作。同時合作社的社員，也是公開於願意加入的人，所以對於公衆，那就沒有一種合作專利的危險。當注意的，社員公開，這就是分配合作的根基，自從合作社組成以來，也即是他們興盛的主要

成分。倘若合作商店的商務，逐漸廣大起來，因而各地方的私人商店，都要停閉，那就是合作者不過得着一種大家能夠享受的勝利。至於合作社資本之雄厚，決不致發生何種危險，因為他的股票之數目，是沒有限定的，而合作者對於這層，決不至要想變通。

還有人以為合作對於一般窮乏的，或賺最低工資的人，不能給與何種的幫助——這些人們正要直接的，和由聯絡得來的幫助——當然是很對的，而合作者也從沒有否認。這就可以使我們知道合作也有他的限制。

『在現在社會制度之下，要無限的擴充合作運動，他的第一個障物，就是好些階級的生活情狀。若有人是活在一種標準生活之下，或是零零孤立，並且還有些居民，要繼續的移居，和變更他們的職業，無論他們是消費者或生產者，都不能夠自動的團結起來。至於這種無恆業的勞工之拮据生活，和一般賺最低工資者的孱弱體格，與及這班居住下等宿舍和沿街叫賣者的種種不規則的

慾望和習慣，——總說一句，他們有了種種不安的情境，都是由於精神的錯亂，和體格的孱弱，則無論見於個體，或一個階級，決不能夠發展這種德謨克拉西的，和自治精神的團結。我們不要證明這個事實；這就是商聯和合作大會的重要負擔¹。

1. 見於樸德的合作運動。

這段文字，是在二十年以前寫的，不幸今日仍舊可以不變的重行述來。而他的作者，還指出其他社會上的障物，也有妨礙合作者的進取。

『赤貧如洗，和習慣無常，都能夠限制合作的發展。而窮奢極慾，對於德謨克拉西的自治，也能有同樣的限制。……至於俗尚的變更，矜驕和縱慾的習氣，若有所需，在一個實業組織裏面，依據一種有理性的和需要的供給，則不能夠饜其慾望。並且一個富裕的人，由於耗費一筆大大的進項，或是要滿足一切機械性的需要，對於他的心理，發生一種酷虐的傷害，那就不想去負有何種團結精

神的責任。而體格的孱弱，和心思的空洞，不但是富裕者的普通毛病，並且也是最貧苦者的痛苦；同時一班富裕的階級，要擁有他們的財富，和保持他們在社會上的尊嚴，所以不要與聞任何德謨克拉西的組織。」

這些社會上的限制，都要快快去承認。並且合作還有其他的限制，也應該快快去承認。這就是鐵路，電車，港塢，運輸等等，也不能隸於合作管理之下，而於社會有所裨益。這些公共事業，將要收爲國有，或隸於市政管理之下，但是一個普通團體之消費者，不能要求有管理他們的權能，因爲全體國民，都是他們的顧客。

紅利分享，可以在私人的煤汽公司或礦業裏面，施其運用，但是合作社不能夠去管轄他們，因爲他們的顧客，又一定是全體國民。若是一切東西，全體國民免不了要需用的，譬如煤汽，煤炭，鐵路，船運等等，則惟一的代替東西，就是要由私有而變爲國有。一個德謨克拉西的自治合作社，不是爲了盈餘去經營業務，

祇是要爲他的社員得着便利起見，而且他的社員（我們前面已經指出）是公開於願意加入的人。他不能夠強迫人民和他交易，也不能夠拒絕他們變爲股東。至於前面所說過的種種公共業務，他們能夠強迫人家和他們交易，而且無須給與顧客何種權利。譬如合作的鐵路，他的顧客，不但是旅客，並且是他所運的貨物之寄者；照合作的原則來講，各個旅客和各個包裹的寄者，都應該分享紅利。這明明是一個不能實行的計畫。

而合作的煤汽公司，也應該照煤汽消耗的總額給與紅利，這就包有非常的困難。所以市政來供給煤汽，這就是一個最簡單的合作榜樣，因爲他的『盈餘』是分配到納市政捐者之全體人民。

『這個合作國所能管轄的界限，現在全然可以明瞭。這消費者自動的團體，祇能供給一般需用的物品，他的生產，不見得是由於一個專利的業務，而他的消耗，也不見得是由絕對的需要，並且他的需求，是廣大和不變的。在現在社會

制度之下，在這個國家，祇有一部分的人民，能夠有創造一種社會的德謨克拉西之能力——這就是那個不太窮富的中等階級，能夠有創造德謨克拉西自治政治之能力¹。

1. 樸德的合作運動。

還有要論到的，就是合作者頗能自制。自從洛克德兒的先鋒者宣告『提倡禁酒』並以爲這是他們目的物之一個，合作者已經嚴行禁止售賣或製造各種酒類。他們雖沒有開辦節酒的旅館，爲這先鋒者想要開辦的，（有了機會，就要開辦）但是在好些鎮上，依照節酒的方針，開辦了許多合作的咖啡館，而且他們對於『提倡禁酒』通常都是積極的。

我們要快快的指出在合作運動裏的危險。

一般消費者急於得着大的『紅利』（有時叫作『紅利獵取』）因而祇要購賣便宜物品，並且對於他們製成的工作情境，也不介意，和厭惡用在教育上的

經費，這就是合作者的弱點之本源。

若有兩個不同的合作社，在一個相同的地方，和兩個生產社製造同樣的物
品，那就要常常發生競爭的危險。至於兩個不同的合作商店之競爭，則不僅有
損害他們的商務，並且還要滋長一種違反合作的精神。

至於補救『紅利獵取』的方法，在乎社員受有合作的教育。而競爭和重疊一
層，最好是由仲裁的方法來判斷，不過一經判定，兩方面都要忠誠容受罷。但是
合作運動的健康，要靠着合作者的行動，須與合作主義為依據，並且要永久保
有合作的理想。

I. 註見前。

『我們可用一個警告來做結束。』

現今這運動的急需，要個個合作者明白他的主義，和得着經理這業務的方

免不了的——在得着商務上的興盛而拋棄主義這是一個人要點合作者應該注意。這個平庸的格言「鍊的堅強，在於他的最弱的環」用在合作上是對的，而用在任何別的組織，也是一樣。這個「最弱的環」無論是見於各個合作者的頑鈍；見於待遇傭工的苛刻；見於商業精神的增長；或者見於蒙昧經濟的趨向，都要有嚴密的防範，否則這個聯絡合作者有如同胞的，德謨克拉西的美鍊，將破裂在這個點了。

『無論將來如何，現在並不是合作者可說成功的時候。不僅是在這個運動裏，有思想的首領，要有一種高尚的理想；而且合作是一個德謨克拉西的運動，所以他最後的成功，全要靠着他的社員——他們對於他主義上的學識，和他主張上的貢獻』¹。

1. 見韋伯的實業合作 C. Webb, Industrial Coöperation.

何種感情何種色彩
或有任何不雅
之詞句
或有不雅之詞句
或有不雅之詞句

亦以象乃感之
交...
五...
三...

...

新智識叢書

商務印書館發行

戰爭與進化	發明與文明	開戰時之德意志	德國富強之由來	動物與人生	人類進化之研究	德國實業發達史	衣食住	人種改良學	近世思想概論	婦女之過去與將來	社會之八大思想家	改造之八大思想家	婦女問題	教育思潮大觀	土地與勞工	經濟的政治基礎	家庭與社會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三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二角五分	五角	四角五分	二角	六角	六角	五角	每冊五角	七角	六角	六角	八角	三角	三角	七角	四角	二角五分	四角五分

元又(1276)

Co-operative Movement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中華民國十三年四月初版

（新智識叢書）
合作論（二冊）

（每冊定價大洋叁角伍分）
（外埠附加運費匯費）

著者 Joseph Clayton

譯者 徐渭津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上海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商務印書館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市 商務印書館

分售處 商務印書分館

長沙常德衡州成都重慶瀘縣
福州廣州潮州香港梧州雲南
張家口 新加坡

鑒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三六八六何

